



龍頭
註
四書大全

5172
1169
12





○蒙引云先之引之也凡引人者皆在先勞之為勞也也不只使可役人而已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三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十八章多言政事

于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

蘇氏曰凡民之行此教民言此少善言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

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宋子曰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率欲民長

其長必先之以勞勞是為他勤勞如循行所而勤課農桑之類○雙峰饒氏曰集註以兗之為先其行也之為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末農政師役之類是也

詩言... 行與事雖是分說 其實是政裏面事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 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

而已未嘗復扶又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朱子曰勞

難事故以無倦勉之○**南軒張氏曰**先之勞之固足

以盡為政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

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巳○**覺軒蔡氏曰**夫子方答

以先之勞之子路遽又請益則其勇躁之愈可見故

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雙峰饒氏曰**

大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憚其難先之勞

○蔡虛齋曰夫子意云先 之勞之二者盡足了何須 益只是無倦便好了無倦 是益之也○子路之問多 請益又多不足於孔子蓋 其性勇心粗不能細慮遂 志以求道理○子路之請 益意在先之勞之外未 于益以無倦意不出乎先 之勞之內○

○存疑饒氏說無倦最好 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已 底事所以易倦况子路勇 者易得始勤終怠故告以 無倦

○李九我曰直率先勞者 非亦完之旨也後云無倦者非以益先勞也乃明所以為先勞也即益也

○李南黎曰先勞非真有人已一體之心雖欲勉焉以為名而鼓舞易倦非真能先勞者也又曰真有先 勞之心此時便無時可了便加益一毫不得一說明暢或謂先勞就身上說無倦說入心上來正所以益

乏皆是不便於已底事所以易倦故夫子以無倦勉 乏况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不密不告之以此

○**雲峰胡氏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 怠於終故於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子張少誠心故 又加之 以告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 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 宋子曰先有司而後紀

為政隨其小大各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 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 逐一自具來自家方 可考其虛實之成

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

○**吳無障曰**小過不赦則 人無所發展但小字看得 清無心之過雖大亦小有 心之罪雖小亦大

○**申甫曰**世人好市恩賢 才必要首率不知公共政 事公共人才何必率出於

○**虛而曰**宰各有屬故曰 有司有司其屬也如士師 不能治士士師亦有屬望 其長也

○**吳無障曰**小過不赦則 人無所發展但小字看得 清無心之過雖大亦小有 心之罪雖小亦大

○**申甫曰**世人好市恩賢 才必要首率不知公共政 事公共人才何必率出於

○**虛而曰**宰各有屬故曰 有司有司其屬也如士師 不能治士士師亦有屬望 其長也

○**吳無障曰**小過不赦則 人無所發展但小字看得 清無心之過雖大亦小有 心之罪雖小亦大

○**申甫曰**世人好市恩賢 才必要首率不知公共政 事公共人才何必率出於

○**虛而曰**宰各有屬故曰 有司有司其屬也如士師 不能治士士師亦有屬望 其長也

○**吳無障曰**小過不赦則 人無所發展但小字看得 清無心之過雖大亦小有 心之罪雖小亦大

已去子告仲弓便是唐虞
清者相識氣象若有意植
桃李雖公亦私一萌此意
親人知人孝已必相疾矣

○家引李爾所知謂汝但
舉其所知之賢才爾所不
知者人未必不知皆將舉
而用之矣其肯舍之哉夫
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
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
如此則天下之事無不舉
矣何必求以盡知一時之
賢才哉此說是且与太注
程子人各親其親然後不
獨舉其所知之賢才然
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
○此非泉曰人其舍諸非謂
薦之于我也即人引入得
之意

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
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

矣新安陳氏曰黃氏饒氏云先有司一句是總腦赦
小過舉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宰家臣之長其為
政之要當以分任有司為先既先有司矣赦有司之
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有司之賢才故非常之才
可以自見推此心也豈但為季氏宰而已范氏以為
舉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為舉未用之賢才須兼言其
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者固當舉而
進之且位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有
才德者進之如此方說得舉賢才規
模闊若專說舉有司之賢才則狹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才其爾所不知者為已而付其所不知者於人則何患賢才之不盡舉哉此說不是
○此非泉曰人其舍諸非謂薦之于我也即人引入得之意

焉於處反
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

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新安陳氏曰各
親其親及人不
獨親其親二句本出記禮運程子引以為喻若曰人
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

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朱子曰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
量本自失緣私故小蔽錮之極則可喪邦矣○人各

○家引云只在今私之間
念一自只是以用心之大小
小為本私

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興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雙峰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已聰明為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慶源輔氏曰：范氏蓋經筵勸講

之說所以推廣其理以感切君心者至矣。○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當放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姦人為無小過。張禹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事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而康子不得而知也。嗟乎。若淵箠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死。
此言何者為政。非謂自設政也。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

乎衛。

○蒙引云：為政二字。嚴密。若小屬孔子。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可也。

○虛堂云此名字是各分之名。溫公謂凡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是也。○不曰不稱其父而稱其祖。乃曰不父其父者。何謂稱祖在。故也。父廟曰禰。未死何廟。○黃葵擊曰必也正名乎。此一句分明是不特輒非。惟見衛公之名不正。亦以見孔子之仕衛不成矣。非但答其子將奚先之問。亦示以不肯仕衛之意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新安陳氏曰。禰乃禰之祖也。禰欲入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父廟曰禰。輒繼靈公是禰其祖。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吳氏曰。凡事皆有名。不可然。○齊氏曰。祖非禰也。而禰之。父非魯也。而魯之。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之不正。孰大於是。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厚齋馮氏曰。禮。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莫大於分。分莫

○虛堂曰。亂如幾之狀也。與華尔。相反。君子則不野。何。便率尔。妄時。而以他人為非乎。

○歸嶧山折衷云。名不正。實是一太頭腦。下五者皆其流之弊。名一不正。五者便一齊都到。但節節推來耳。非有先後次序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天於名。夫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一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為輒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揚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正名。各不正。凡三以實字。言前云。各實素。此云。若不當其實。又云。無以考其實。蓋名當其實。則名正。各實素。則名不正。各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也。實字於名。最緊切。○問言與事。似不相涉。宋子曰。如一人被殺。急取水來救。始得却救他。取水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得事。

成○輒以兵指父以爲爲賊是爲多少不順其何以爲國何以臨民○雙峰饒氏曰夫子謂必也正名是事專指此大凡一事才不正名便開口有礙說不去了既說不去了如何行得去○吳氏曰各正言順節下文禮樂之本各正禮也言順樂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中去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

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宋子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

○申瑤泉躍淵云刑罰不中不適用於上面政事失道中舉其一事之尤害者言之爾只事不成一句已該禮樂刑罰言

○蒙引云禮樂與刑罰相爲用舍存亡者也吳氏註甚曠

上面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刑罰安得不顛倒○慶源輔氏曰無一事無禮樂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事成而有序則禮樂自興不然則墮壞乖舛又烏得有禮樂哉禮樂不興則凡施之政事者無非私意樂皆倒行逆施無序而不和所謂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亦必然之理也○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各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若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

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
 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末告諸天子請
 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各正言
 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
 故事輒不夫卒死其難去聲下同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
 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問胡氏說獲孔子
得政則是出公用
 之即謀逐之此豈近於人情意夫子果任寵必以父
 子大倫明告留公使臣為去就而後立郢之事可議
 也宋子曰此說得之但聖人之權亦必有非常情所
 可測度者○問胡氏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合當如

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則此說亦可
 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
 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約如此做方與他做若輒不
 能然則夫子決不為之臣矣○子路為人粗於精微
 處多未達合下仕衛便不是了孔悝即出公之黨他
 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
 其非義宜其以正名為迂也○雙峰饒氏曰集註引
 胡氏說蓋以其辭嚴義正可為萬世綱常作主俾亂
 臣賊子知所警懼故特著之若真欲行此須是孔子
 為衛世卿而有權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為之
 則可通考宋氏公遷曰此見聖人救亂之本衛輒之
 事兩見於論語必也正名是夫子正言其義不為衛
 君是因論夷齊而知夫子不與之心不抵衛輒
 之事非夫子不能正夫子之心非子貢不能知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

○李南齋曰不知非不及
 之謂謂也似他也言吾所
 業盡自有在不似老農老

圖之所業云爾

○周礼註云種穀曰稼如
稼女以有所生也種樹菜
果則謂之圃。

○高中文曰圃樊遲聖門
賢者何乃斥之為小人曰
小人哉樊須也務細事之
小人也母為小人儒規模
狹隘之小人也言必信行
必果確確然小人哉固執
之小人也皆君子之流也
學者須要識得
○存疑云貧而為農圃之
事亦未為過若遲之志豈
亦有為許行之說者而慕
之乎故夫子以大人事告
之。

○三好字對字字看極重都要從心裡說到用上。去。禮義信空講為佳夫如是以下承上一氣讀有禮義
情之君自有敬服用情之民敬服用情之民即禮義而至之民。此說亦當
○李九我曰好礼好義好信本吾心而出之敬服用情即民心之礼義信也此豈儀文度數法制禁令簿
書期會上討得來的須真
好始得。

○正義云織縷之廣八寸
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三

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菜蔬曰圃宋子曰夜智九於農圃內
不足以致官外不足以治
入是濟甚事○新安陳氏曰兩言
吾不如雖不顯關之已婉拒之矣。

樊遲問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新安陳氏曰
此小人是以此
而而言者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
小人一推廣而對言之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
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
尹皆躬耕畝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淡居樊遲潛室陳
氏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
聖人之門所學者何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
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
居丈反焉於度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
用情益各以其類而應也慶源輔氏曰在己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
背者類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者非大人之德其孰
能之○雙峰饒氏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
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為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
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三

○象引云白上好亂至焉
用稼都是前云吾不如老
農句內之意尤說吾不如
老農使有許多云意了故
拒之惟楊氏善看書曰故
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
有在也極妙

○正義云誦謂誦周禮
註云倍文曰誦以色節之
曰誦詩有風雅頌凡三百五篇
○象引不達不通於政理也
當行不行不當行而行也
或行而而義也不當言不達也
非謂不曉知而已
就行上說

○尤西川曰不達謂其不能隨方而措置也非特不通曉而已

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間也自謂
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
能問使其疑則必問矣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扶又反下同及
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
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如意有在也
勉齋黃氏曰貧而為農圃之事亦未嘗過者樊遲之
志豈亦有為許行之說者而慕之歟故夫子以大人
之事告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此言見字貴心得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
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去聲諭故誦之者
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
夫賤隸閭巷之門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自所不
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
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
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
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
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
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
又問如何使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三

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其所言於事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合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盛。政治之得。其情若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政治之失。故誦詩而有得。則可以達於政矣。詩之言溫厚。則不至於薄。和平。則不至於作。長於風諭。則人易曉。故誦詩而有得。則能言語。○雙峰饒氏曰詩本人情。人情有好有惡。讀詩而有得。則知人情之所好者。在其處所惡者。在其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則必能順民之所好。而違其所惡。其政無不善矣。是之謂達。詩之言辭多婉曲。風諭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君命。措辭最難。才委靡。則流於弱。而取侮於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於國。若能善其辭命。婉正得體。不辱君命。非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者。不能也。春秋諸國。往來多尚辭命。故夫子併指此為讀詩之驗。問專對曰。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

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以訓用為字。只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

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

之大患也。程子曰今人不善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

須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詩。未讀一兩時。似面牆。到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是此法。○問詩三百篇。人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能專對者。何其少耶。勉齋黃氏曰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耳。為人耶。為己耶。誦說耶。踐行耶。鹵莽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決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厚齋馮氏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讀書不明其理。

○蒙引所謂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此訟字只是退有後言意不是生言也

○許白雲曰魯國周禮所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國之政乃與衛同此夫子所以歎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何如耳

○公子荆衛大夫室南楚左傳昭公二十一年齊豹之亂南楚為衛侯驂乘以身禦矢而免君子難言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寡亂

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

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自苟矣坐有自苟完

矣富有自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坐五畧之意合聚也完備

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新安陳氏曰由

谷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

○知新日錄一說曰字是諒其心若謂自非真口上

○堯承菴曰註欲速盡美四字極體認得好人為此四字費多少精神壞多少

○堯承菴曰註欲速盡美四字極體認得好人為此四字費多少精神壞多少

名行。公子荆隨分常足。一計較管運於胸中。其過入遠甚矣。

○講心云。此稱公子荆善居室。只是下知足之心。善居室。猶言善處家也。三者字。泛指錢財器物。不專指所居之室。二不苟字。正是善處矣。字亦不虛。有心安于此。絕無退求之意。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一

曾無盡美之心。○揚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

非賢而能之乎。慶源輔氏曰。居室務為全美。是為外物之心。生所累得之。則驕心生。失之。則吝心生。公子

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新安陳氏曰。楊氏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盡美之意。不見循序不欲速之意。必如上文。朱子之說。則該備矣。○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朱子曰。常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牆傾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問。公子荆未子止。稱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其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無所長乎。○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荆為衛之公

○季札適衛事。見左傳襄公十九年。

○蒙引云。僕。御車也。執轡在手也。

○蔡清曰。夫子入其境。見人民生聚之敷。因嘆曰。庶矣哉。

○李南黎曰。富教二字俱從庶之一字加。非富加於庶。教又加於富也。富是與之飽煖安逸。教是為之勞。未匡直。不心拘。蓋制甲里五。學校為開國之初時事耳。

○存疑云。田。即百畝之田。

子善於居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

○子適衛其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哉。

庶。眾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去以富之。

雙峰饒氏曰。田。是所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里。是所居之地。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

食所出也。里節五畝之宅
云所出也。賦出徒役。欲出
租稅。薄亦不厚。周官之法。

○講述云。立學校是教民
之具。明禮義是教民之法。
闕有塾黨有庠。衍有序國
有學。皆學校也。六德六行
六藝皆禮義也。

○蒙引云。司牧三事。王養斯
民者也。寄以三事。王庶富
教言。又生師教君食。便是
民生於三之義。而非寄以
三事之意矣。輔氏之說非
是。

牆下以桑是也。田出穀粟。里出布帛。有穀
粟則不饑。有布帛則不寒。二者富之之道。

曰既富矣。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雙峰饒氏曰。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
事。相因。田里是富之源。不制田里。則本食無所從
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
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地。不立學校。則
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
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
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南軒張氏曰。庶矣
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
之。為有序也。○新安陳氏曰。庶而不富。則民雖繁。其
生而不厚。其生富而不教。則民雖厚。其生而無以養。

其生庶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教。則民德正。此帝王作
之。君師之事也。後世庶而富之者。已少。况富而教之
者乎。○**補考**。仁山金氏曰。富之實事。田耕出粟。穀以養
其口。里居出布帛。以養其體。薄賦則省起兵役。薄斂
則不多征稅。教之實事。立學校。明禮義。制田則畫井
授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制里則有在田。在邑。五畝
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
有塾。五百家為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慶源輔氏
曰。交生師

教。君治為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自無
或曰。庶富教是也。

一。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

無聞焉。前漢文帝都長。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

安。是為西京。

成子弟莫不受學

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三年二月上始帥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

雍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明帝紀三老謂李躬年耆學明五更謂桓榮

受帝尚書也辟雍天子之學名三老五更皆齊于大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安車坐乘之車以蒲果輪冷老者

坐而安穩也天子迎於門屏交禮報拜也道自阼階

三老升賓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二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

音胤漱也祝鯁在前祝饘在後老人食多鯁饘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使不鯁饘也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

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

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

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初祀周公為先聖至此罷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盡召

員

先聖至此罷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盡召

員

員

○醕王力切以酒曰醕以承日漱醕演也言食畢以酒演養其氣見曲禮疏

○員于權切入官數也

○唐書受作授

○全集韻會滄然如塵之冥合衆多良

○燭光良

○總編屬說文粗緒也

○講述不用我非淺淺用之必委以國授以政言必聽計必從嬰嬰不能沮女樂不能移左為信用之事所以得行其道

君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

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此其夫子傷時濟世之意

是委國授政

暮月謂歲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紀綱布也有成

三年有成

○存疑可也如農人治田之功已備有成如農人之有秋
○虛空曰可者僅辨或曰紀綱粗布者非也紀綱布方是僅可不是紀綱僅可○紀綱不出乎政教刑三者而已

治功成也

宋子曰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必三年方可有成也○南軒張氏曰

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東陽許氏曰期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尹氏曰孔子歎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

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去衛靈

公不能用而發

葉氏少蘊曰因衛不用已而云又論善人王者之功此書所記先後初無

序亦有二時之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哀公以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粥羔豚弗飾賈男女

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況委國而聽之至於三年之久哉○雲峰胡氏曰夫子言有用我者二為衛不能用一為魯不能用即此亦可見魯衛之政兄弟矣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美殺矣誠哉是言

也勝平聲去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

惡也去殺謂化民於善所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

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

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問善人之為邦如何可勝殘美殺程子曰

○吳仲珠曰善人有善者已者也
○蒙引云勝者盡也勝者化之使順迹俱成也

只是能使人不為不善，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之人也。○問：集註謂民化於善，所以不用刑殺，乃聖人之事，善人未易至此。宋子曰：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聖人事。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然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亦能使入與於善，不陷刑辟。如文景幾致刑措，豈不勝殘去殺。○雙峰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太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善人力量其極功，只到得此地位，以上更去不得。○尹

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新安陳氏曰：上二句說本章下二句隱然

○李南稼曰：如有王者，是興道致知之王，不可謂易姓受命之王。恐傷當代。

○蒙引云：此仁字，王理言。故曰教化浹無兼教養意。○效謂實迹。○大註小註只說到成康不知堯舜獨不謂之必世，而仁者乎堯舜相繼，且在位一百年，或五十餘年，當時黎民於變時雍，無為而治，比屋可封。

○人人君子，非仁而何。○如堯舜在位皆過三十年。後漢武帝五十四年，梁武帝四十八年，宋仁宗四十年，皆過三十年。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說文三十一年為一世。

從世而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

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朱子曰：自己之仁而言，這箇道理浸灌透徹。

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足以當之。○雙峰饒氏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須漸民以行，靡民以義，節民以禮，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苗頑猶未節工，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致治之仁。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將廉反。民以行

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於仁，非茫然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

雲峰胡氏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刃之疾而使之不

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通曰：宋氏公遷曰：三年有成，勇知方是勇於義者作爲之效，三年而可足，民是多才能者作爲之效，五年七年而爲政於天下是師文王者作爲之效，皆非善人之可能也。此皆以政成遲速之效言之。○程氏復心曰：三年有成，聖人之效，百年勝殘去殺，善人之效，必世而後仁，則聖效之大成。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

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何異而復出之？宋子曰：晁氏以爲此章專爲君而發，理或然也。○雙峰饒氏曰：從政與爲政不同，爲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爲大夫而

○虛齋曰：爲政兼君臣，不依饒氏說專主一人君。如子美不爲政，孔子爲政，季桓子爲政，於魯之類，蓋彼兼君臣言，此專爲臣言。

○存疑從政，正人也。故下曰：知正人何。

○杜靜臺筆記云：從政內有正人，意人字兼君民說。

此見聖人卷之十一

作選意重一何字

○蔡清曰冉有退朝家臣見大夫亦曰朝如公文伯退朝朝其母大凡以臣見君皆曰朝家臣之與大夫自是君臣如厚齋之說欠稽考且此是君臣之辭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一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晏晚也遲也非日晚也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厚齋馮氏曰臣見君曰朝故其

○如作於其政事於其事之類別言之○夫子明知冉有所議是國政乃陽為不知而以為家專魏徵明知太宗所指是昭陵乃陽為不知而以為獻陵夫子欲冉有知國政不實私議於家魏徵欲太宗知不望昭陵而望獻陵雖不盡同而大略同也又魏徵獻陵之對與視九功而不視七德意亦略同

延謂之朝廷季氏專魯之政其臣之見季氏亦曰朝僭禮之稱也

○頁九禮曰禮之所云疑亦指國家非常大政在朝臣所不能決者而言若一與聞則在位何別

家事吳氏曰政事泛言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音預下文當與音同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益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

○行明云占若大夫雖致仕若有大政亦与之共謀

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與記檀弓下

○陸象山曰魯國無政所行者亦其事而已政者正也

夫子為弗聞也者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而過之同一文勢

○高中玄曰此章首尾無季氏字而以朝季氏之私朝也云則豈非特地相加乎然則如何曰其事曰行之常事也曰冉有亦入魯君之朝乎曰何為其不入也冉有仕季氏故特責之耳

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

○司馬光曰夫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后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下望獻陵太宗母陵昭陵則其所以正名分

○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淡矣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

○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2 103 38 310" data-label="Text">

○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2 312 38 900" data-label="Text">

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

之語而淡譏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為告老之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為國老待乎而行益至是不復以出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音如式見詩雅如式楚茨篇言一言之間未可

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蔡清曰詩曰如幾如式幾期也式法也楚茨詩傳曰神之錫福其來如幾其多如法也法謂法度世間法式何限無一物無法無一事無法故曰其多如法此幾字与下文兩不幾字幾字同○此一章可熟讀為作文之法
○尚書大禹謨禹曰后克難厥后臣克難厥臣政乃入黎民敏德

○國語晉文公問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

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

乎為天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不再括及為臣不易一句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為君難為臣不易喪去聲下同樂

音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蒙引云一說為君難一
言可以興入之邪言莫言
違一言可以喪入之邪
○存疑處高宗欲立武昭
儀為后李世績曰此陛下
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此是
一言喪邪又如王安石言
祖宗不足法太變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亦是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子
思說衛侯之言引而互見
之則其不善而莫之違也
之意可見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
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蒙引不亦字都是從容語意如有未盡然
之意如不亦說乎不亦宜乎皆是亦可以
勝殘去殺亦字亦然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

而臣曰諂反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

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固

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

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胡氏曰幾舊說或
以為近或以為微

近與不幾乎之義同與若是其幾之幾不協微則其
文義皆不可讀故不可從也謝氏說邦未必遽興喪

則似以幾為近又曰興喪之源分於此非識微者不
足以知之則又似以幾訓微終取之者豈以其大旨
有所發明歟○**雙峰饒氏曰**聖人說話直是平無些
子高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
以興邦喪邦亦不可又如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
然善而莫之違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
間斟酌劑量不容分毫有偏○**吳氏曰**定公之間亦
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
媚已之人為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小後而曾其或興
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
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
以用夫子而不克終也

○葉公問政

此章見政在得人心
音義並見第七篇見形
句反

何語不令

○李南黎曰葉公佐楚伯只是以方服人不知政本在得人人心故夫子告之云云近者當使之有說心不則非政也遠者當使之有來心不則非政也只如此空講朱註被其澤聞其風又推進一步要之一仁字遠非葉縣之外

○蒙引云聞其風不必依新安謂聞近者悅之風也兩其字同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澤只是聞其風而已

○家語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南軒張氏曰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然未有澤不及於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勉齋黃氏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來也有意於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嚮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也或謂此章言其效而不言其所以致之何也

吳氏曰葉公楚各臣或不待贅言使其再問夫子必更有說夫子入楚接輿擊交議之葉公雖能問而不能相與及復也豈不惜夫新安陳氏曰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非媚於民而求其說也失人心之事不行而所行皆不拂民心之事近者自說矣遠者聞其風即聞近者說之風也

○苦父魯下邑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苦父蓋公邑也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東南是其地已姓子爵歿之後武王封於魯春秋時嘗遷于城陽魯併苦因以其地為苦父

○存疑無欲速者為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你速得欲速則許多事都未盡得時候又未到期何得成功譬如十日之程必照程行十日一程行得盡時自然到今不照程行一二日就要到必散軍費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註曰急遽無序此句尚在欲速內

○吳省菴引躍云政有遠近皆自心之所欲始政有小大皆自心之所見始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南軒張氏曰欲速則期於成而所為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勉齋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雙峰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緣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

○程子曰子張問

子張問

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行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慶源輔氏曰居之而易得倦行之而不盡心此過高而未行之證也欲速見小利此近小而不及之證也聖人之教入如良醫之治疾藥雖不同效則一也○新安陳氏曰過於高者藥之以誠實不及而近小者藥之以寬大皆以切已者告之也○胡氏明仲曰聖人之言雖救于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以為法兩漢以來為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釋聖代醉編云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證之上一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罰誅父告吏曰父竊羊而證之亦不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主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夫

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主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夫裁直躬之為信也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以直躬為人姓名

他人雖入其家使掠而殺之

○正義云有因而盜曰攘言因羊來入也家父即取之而子言於失羊之主

○曰東萊曰子之證父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事也弟之證兄先有證兄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事也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此句全重在天理人情上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

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

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上聲當是

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問父子相隱

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為得此意善乎其推高之也諸說或本乎情或本

○孟子盡心篇有之一

○衛州吁弑桓公石碻之子厚從之出奔石碻執而殺之見左傳隱四年
○蔡濟曰若父為弑逆之謀而子亦將不隱乎曰如馬李懷光之子瑛是也見高德宗貞元元年

乎理各有不同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蓋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必順此而皆可以為直邪苟順其情而皆可以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碻之父子皆拂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可乎○胡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直之常也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為直也如學以尊條而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倫掩下已之細行傷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去恩委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為直也葉公徒知一偏一曲之異乎人者為高夫子則令全體本用而觀之也夫一偏一曲之高非不足尚於正理一有所虧尚何言哉○雙峰饒氏曰父子之恩於理實相隱於情亦實相隱故以是順天理合

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所乖何取其為直集註順理為直是說理愛親之心勝是說情○問父當為子隱而石碻江殺子厚如何陳氏曰證父家之私事事主恩故見父而不見他人除亂國之大事事主義故見君而不見其子道理不可執一當在父子重當在君臣則君臣重為子止孝為臣止忠地位各不同也○吳氏曰直天理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大者也二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貴乎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固有所不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從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

○林希元曰居處曰恭見侍是焉了身言不專拒解蓋恭王容若謂居處是

樊遲問子曰居處上聲恭執事敬與入忠謹之衷狄

此章見仁之方 是勤而謹也 是恭而敬也

離則居而容刻非燕居

申申矣

○李甫黎曰雖之夷狄二句不可以時時處處並言乃於身之所居處而見其心之無時不然也亦不可泥夷狄字只是極言其無間斷如在與立必食若次頭沛之類

○蔡晉江劄記云雖之夷狄句甚是言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不重夷狄上

○程子曰未著外雙端而心正者

不可棄也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三

二十四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

形旬

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

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宋子曰發於外者比至於

而後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却是本○敬專言如脩己以敬只偏言是主事○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劄齋黃氏曰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揖讓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為道孰外乎此○陳氏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濶大敬意思

甲屈恭意息尊嚴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雙峰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爲只可於容貌上著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爲事便鹵莽所以著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已不可容些欺僞所以著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而無所欺僞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新安陳氏曰此與答仲弓問仁章當參看彼以敬恕言此以恭敬忠言蓋居處恭靜時敬也執事敬動時敬也忠即恕之體恕即忠之用也一而已矣動靜恭敬表裏忠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何所容而仁豈外是哉

程子曰此是徹上

○孟子盡心上其生色也
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注粹
然清和潤澤之自盎豐厚
盈溢之意程氏曰粹面盎
者皆積盛致然
○蔡虛齋曰克之則啓面
盎背以首備而言推而達
之則篤恭而天下平以及
入言徹上徹下此上下以
地位言所謂上下一理也
○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
下平

○袁了凡曰此章言重本
蓋章意只重行已有恥一
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乃
子貢所長不重也余下
節亦足行已過事
○虛齋曰子貢能言故以
使事告之行已有恥在外

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粹雖醉面盎背推
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陳氏曰徹上徹下謂凡
可用大則堯舜不過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貫徹
上下此數言自始學至成德者不過如此近而粹盎
於一身遠而洽乎天下亦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
下通者吳氏程曰徹上徹下言通乎上下自始學至
成德無二致也程氏復心曰徹胡氏曰樊遲問仁
上徹下是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朱子曰胡氏
者三此最先生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說二者先後
雖無明證看來是如此君未嘗告以恭敬忠則所謂
先難者將何從下手乎至於愛人則又以其發於外
者言之雙峰饒氏曰即此三者便是先難底事至
於愛人又是從恭敬忠上發出去覺軒蔡氏曰諸

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發也樊遲
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教
人猶化工之妙物
各付物於此見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王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慶源輔氏
隱而才見於顯且志易肆而才難彊故常人之志慮
在於無所不為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為行己有恥
則是其志有所不為也使不辱命則是其才足以
有為也惟其志有所不為然後其才足以有為也
貢能言故以使其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

○蒙引宗族宗其姓宗族其姓為一族類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有子曰孝弟其為仁之本此乃以為士之次者蓋孝弟為仁之本由此充去非謂止此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舉其大而無所不包者所謂立愛惟長始于家終于四海者也亦非止孝弟一節如一節如從章所云是只此二者而已善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

○孫淮海道語云只宗族鄉黨稱其孝弟則感化有限而應布未光故為士之次
○唐士雅曰以硜硜留天地之心以小人藏君子之脉故不徒曰小人而必曰硜硜然小人

○蒙引云此小人然以規橫器量淺狹者上小人謂細民小異

而已新安陳氏曰不獨貴於能言蓋以行已而有恥為本也○朱子曰行已而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君命○雙峰饒氏曰有恥士之行不辱命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謂士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此外無材可見故為其次朱子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爲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雙峰饒氏曰行已而有恥是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為士之次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

○李卓吾曰言必信行必果也只為不肯無恥

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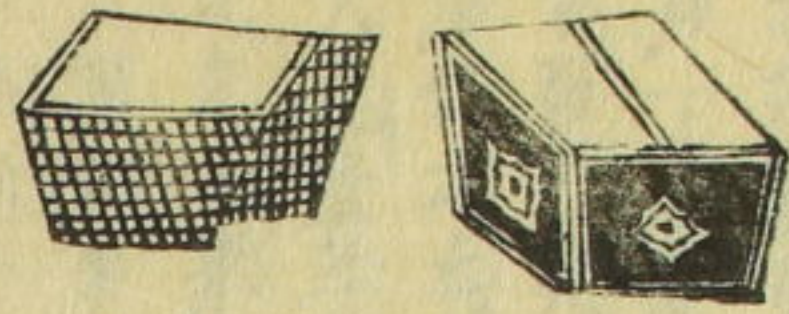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克角反者小人言其識量去聲

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言誕不復扶

反可為士矣雲峰胡氏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

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自守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朱子曰硜硜小人亦可為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矣○厚齋馮氏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

圖制式管 圖制式斗



○蒙引上文集註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則此斗筲之人便當作市井之人言誕行縱者也何足備士之教乎

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

見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管所交反

算亦作筭 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去聲

名容斗升管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

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整之○程子曰

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去聲聞於人者夫子告之

皆篤實自得之事問程子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是如此否朱子曰子貢平日雖有此

意思然這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渠見行已有取使不辱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要

向平實處做工夫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却問錯了聖人便與他截斷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為也狷音

行道也南軒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狂者志極

高而行去聲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宋子曰在

狷者行之過雙峰饒氏曰行不掩非全然行不顧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道五七分蓋那十分

○唐荆川講意云學問須先定其基故孔子不取謹愿之士而取狂狷為有基也

○存疑進取有所不為皆就狂狷好處說正聖人所思他處語中志極高而行不掩知未及而守有餘是權解狂狷之為人

○盡心下朱子曰進取謂求道高遠○孟子行作道

不過。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狂者之志。狷者之節。朱子曰。謹厚者雖是好。又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狷者雖非中道。然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雙峰饒氏曰。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為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

○孟子盡心下篇有之

○敬皮。朱子曰。未詳人物。考曰。力牧之後。孔子問人。

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一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跂而及中。如此。則皆近道矣。○狂狷。自是病處。聖人所以取之者。以狂者有進取之志。狷者不為非理之事。雖有病處。亦有好處。尚可教以中道。若徒謹厚者。只是怕事底人。雖不為惡。亦不足與為善。反不若狂狷之可取也。○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為。以取。居善也。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知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掩。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狹。則中道庶乎可得矣。○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次。謂狂者。如寒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

○夷字從高字在來不須貴以高者只平在着就其行考之行不能覆其言也

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以上皆說狂者狂者又不可得

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又

謂狷者○勉齋黃氏曰孔子之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夫子猶嘆中行之難得思狂狷者而與之蓋

進道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進於道者也今特不逮之貧而悠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

之所棄也

○子曰南人有高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矣胡

登反太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

○周禮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巫恒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早曠則舞等○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有瘍醫掌諸瘍之視藥殺之有獸醫掌療獸病○古今醫統曰精於醫者曰良醫良君保相曰國醫相七財理曰庸醫擊鼓舞越前祿疾疢曰巫醫孔子岐而二之似未當也

○周禮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巫恒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早曠則舞等○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有瘍醫掌諸瘍之視藥殺之有獸醫掌療獸病○古今醫統曰精於醫者曰良醫良君保相曰國醫相七財理曰庸醫擊鼓舞越前祿疾疢曰巫醫孔子岐而二之似未當也

○蔡虛齋曰南人之言非以巫為小蓋以其重也故註亦推其本意云尤不可以無常此無恒謂無常心也○南人之言似專指巫醫孔子稱之曰善夫則不專指巫醫矣蓋無所用而可也

○焦澹園曰恒字左從立心右從一月乃立心如一月也

○馬儀安口義云詩下之引易言則恒恒德也此孟子言恒心是也

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宋子曰恒字古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

見徹頭徹尾○慶源輔氏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用而可巫醫雖賤役然必有常乃可

為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死生哉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其所以警於人者深矣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二爻辭承進也宋子曰承始奉承之承如人送蓋辱與之也

雙峰饒氏曰承字如儀禮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于爾孝孫之承言奉而進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本義曰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說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自來也○傳曰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中溪張氏曰不恒其德則或承受其羞辱矣○蔡虛齋曰一說無恒而取羞不待占筮而信然矣

南軒新安皆以此說此說較優此蓋不占二字說得切如味占有事之義但恐与集註相反

○講述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承進也羞辱自外至故曰進此二句是易之占諸人之無恒者亦不玩夫易之占薛荷玩其占豈不知無恒之恥羞哉

○蔡晉江劄記云下二節言無恒由於不占不重在取羞上新安以易於南人節于羞非矣

○蒙引云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朱子此說極妙差之毫釐則謬以千里君子以同而異夷齊兄弟非不和也各認其是而已

○次崖曰君子所以和而不同者由其存心以公所循者天理耳小人所以同而不和者由其存心以私所循者人欲耳朱子小註是圖外尹氏意得氏如和羹之說亦稍異此正毫厘之差處細味之方見

○東鹿門曰君子心知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復扶又加子曰以別必列易文也其義未詳南軒張氏曰不

占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不占如易所謂不占有事言無常取羞不待占筮而信然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

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朱子曰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雲峯胡氏曰易為卜筮之書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恒卦九三占辭也凡其不知不恒之患者由平日不占而巳矣○新安陳氏曰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為且羞辱不可免以見決不

可以無恒也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南軒張氏

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可同同其私則不能和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已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昵所以常同樂忘克所以不和○厚齋馮氏曰和如和羹異味而相調為一也同如雷同隨聲而無分別也和與同近似而公私不同如比周鬻秦之類未于故說之

○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慶源輔氏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朱子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如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

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亦足以駭聖言之不可易矣。○君子之心是木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這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己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分爭而不和也。○雙峰饒氏曰論語中說小人有多樣種種然小人故是以其氣量淺狹故謂之小人。小人故樊須也是以其所務者小事故謂之小人。毋為小人儒以其所業雖正而用心則私此是儒者中之小人。至於小人比而不周驕而不泰和而不同與夫雞斯濫長戚戚之類是指其心術全然不好底。故每每把對君子反說。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了凡云合鄉人之善者始慎合善者之好與不善者之惡而藻鑑始精註善者好之與惡者不惡數句合說最足。

○講道曰此與衆好必察衆惡必察不同彼所謂惡就賢者言。○吳省菴引躍云子貢之好惡取必於衆之同夫子之好惡取必於類之同。

惡之好惡皆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夫惡者如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黃氏曰不以鄉人皆好皆惡而定其人之賢必取決於善者之好不善者之惡蓋善者循理故所好者如己之循理者也不善者徇欲故所惡者必不如己之徇欲者也此其所以為賢也。○慶源輔氏曰鄉人皆好惡是同流合汙之人鄉人皆惡惡是詭世異俗之人故肯以為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容之行矣方可必其人之賢也。○西山真氏曰

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忘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為賢必矣
 ○厚齋馮氏曰子貢友人故所問如此夫子自幼及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唯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饒氏曰子貢之問以為賢者必為鄉人之所好今鄉人皆好之還以為賢乎。夫子見有居之似忠信行乏似廉潔不免媚世以取譽故謂鄉人皆好未可遽以為賢子貢又問如此則鄉人皆惡之還以為賢乎。夫子又見有效而不遜弟長而無遜焉為鄉黨所不齒者亦豈可以鄉人皆惡而遽謂之賢乎。若鄉人之善者皆好之則以類從類不善者皆惡之則其志行不苟同於流俗可以見其必為賢者而無疑也。○覺軒蔡氏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之問耳非謂必

○蒙引云事自我事彼而言悅自彼悅我而言
 ○姚承菴曰易事而難信檢只是簡忘已難事而易信檢只是簡有已忘已則巧邪側媚不足以動其中而片長寸善苟可以集天下之事皆錄之周棄有已則惟求以適己之欲而任私自用視才已皆無可庸者此其心胸器宇迥然不同故居人上者得一君子可以消天下邪佞之風開賢才效用之路得一小人

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善者曷嘗惡之耶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謹而難說也說不以道不說也及其及其使人也來備焉易去聲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怨公怨怨故小人之心私而刻私刻刻故難事。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宋子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處奉他

反是易事若易悅而又有難悅者在難悅若難事而又有易事者在此方是居上之體
○李九我口義云下二句解上一句而其心之公而恕於此可見

○次崖曰泰訓安舒安者淡容自在無倉皇之態舒者寬舒自得無急迫之態驕訓矜肆矜者妄自尊大是負才能勢位氣象肆者放恣是濫乎禮法之外
○孫淮海曰泰者以理自適驕者以欲自縱便是坦蕩故不驕以欲自縱便是常戚戚不泰

○象引曰君子之泰非有意於泰也君子循理內省不取則自然心廣體胖故泰孟子三樂註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而心廣體胖亦是此意

○申甫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則不至於外馳此已是仁而且近仁何

故易說○南軒張氏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雖入為善而取之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拘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已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已則忌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厚齋馮氏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雙峰饒氏曰說不以道不說是難說器之是易事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循是難事○慶源輔氏曰君子持已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已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材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新安陳氏曰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乎循理而安舒大學以泰與驕合言則泰亦驕之類根乎逞欲而侈肆各隨其旨觀之可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堅強不屈之意毅強忍也皆見上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循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惟理是循當貴貧賤安於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惟欲之逞貪未稍取意得志滿常以自誇故常驕矜○南軒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者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泰者亦何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雲峰胡氏曰驕與泰相似大學曰驕泰以失己之意句謂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則以泰為安舒驕為矜肆矜肆二字包矜高侈肆四字朱子訓釋之精如此

也蓋此資質資質用事

自有不足處故止曰近加以工夫則仁矣亦不是由四者而進之仁是一物自通至彼之謂只剛毅木訥學問充養純粹處即剛毅木訥為仁矣灌其泉說可

○灌其泉曰夫剛仁之斷也毅仁之果也木仁之本也訥仁之藏也

○存疑云無私欲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欲心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此全是天資聖人言此示人潛因是而加學問也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

近仁宋子曰剛是體質堅強不軟不屈毅却有奮發

於此體質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亦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勉齋黃氏曰剛強勁毅堅忍○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已之意木訥則無巧合外飾之資故於仁為近然非論其問學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之近若合於仁矣未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於天生之本然唯上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和而不墮於一偏其不屈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

不濫然而和順也其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宣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已大約言之固於仁為近由學者言之必無幾其全體可也○王氏曰剛必無欲毅必能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雲峰胡氏曰四者天資之近仁者也加以學力則不止於近矣○新安陳氏曰反觀之則柔脆華辨之遠於仁可知矣程子曰仁以質之美者言之餘如善人有恒者皆是也然此亦是質之偏者但於偏之中得其美者焉視偏於惡者為不同也若論其至極則惟聰明睿智生知安行者足以當之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王矣子曰切切惻惻怡怡

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惻惻兄弟怡怡

○存疑曰切切懇到也就情意上說惻惻詳勉也就教養上說怡怡和悅也就顏色上說切切是竭肝膽惻惻意惻惻有忠性善道

意語錄說未是蒙引說得

○虛齋云子路問士子曰
行行如也悻悻如也非士
也必其切切情意之懇到
也德語告之詳勉而又怡
然一固和氣之可翫如
此可謂士矣然此三者皆
不可闕而其所施則不可
偏也朋友云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德德詳勉也怡怡和悅也音子
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

之禍兄弟切德朋友有善柔之損朋友怡怡則故又

別必列而言之宋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

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悍之害○懇到有苦切之

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

如此方有相親之意○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

故告之以此又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之以朋友

友則切切德德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

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蘊必有

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

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

德德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嚴之○雙峰饒氏曰切切

德德怡怡也只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痛

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寬軒蔡氏曰黃氏云爵有

五士居其列民有四士為之先謂之士者誠可貴也

士之為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又辭之工耶則由與

賜優為之矣而二字乃汲汲然以士為問何也至米

子所以答之者不過於行已事君入孝出悌言信行

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間又何耶人之大倫五父子

也君臣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舜命契為司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行明云此見兵不可輕
用也。可以者謂無乖離之
患。故去之禍也。

○蒙引云亦可者亦僅辭
善人教民七年如此亦未
必為節制之兵一語即我
主上之人言○註云孝弟
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
行法為本末新安陳氏
却以務農不為本又是一
意

教民者教之孝弟去聲忠信之行去聲務農講武之法去聲

仁山金氏曰教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
之義耳自習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冑手足習於弓
矢干戈坐作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上
馳騁之節

故可以即我雙峰饒氏曰善人即善人為邦之善人

天資好善之人也教民不是專教之戰
教之孝弟忠信則民知葉君親上之義教之務農則
民知重本足食足兵皆即戎之本也亦可者僅可之
辭○新安陳氏曰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民
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
武之法末也本末兼盡且必七年○程子曰七年云者
年而僅可即戎兵其可易言哉

聖人度待洛反其時可矣如云暮月三年百年一世大

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意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限七年宋
子曰如此等也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
制國用則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慶源
果可以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慶源
輔氏曰聖人度其時可矣蓋致知格物之極功不啻
如燭照而數語非臆度之謂也○厚齋馮氏曰古之
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講而七年亦
教成之節也如稱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
國七年之類是皆以其勢之大小事之難易時之遲
速而言非臆度也亦可以云者若王者教民不待如
此之久也善人政事不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
無速效遲之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民戰
也○雙峰饒氏曰欲論其作為只前面說底便是期
月而紀綱布三年而政化行一世而教化浹洽此是

○衍明云此必有風而言相文後大都夕等說民於鋒鏑不識教之一字故未子上說善人教民此說以不教民戰教則可以印或不教是為弄之言極懇切也

○蒙引云此二章教民恭務農講武

論語大全 卷之十三

聖人作為久近之教七年而可以即戎比之三年而有勇知方者有開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而仁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為久近之教○雲峰胡氏曰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長戰是謂暴

此章見民不可不教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則坐於里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藏者入教學立春而就舉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半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南軒張氏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昧之教而

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四已矣○厚齋馮氏曰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蓋本諸此○新安陳氏曰此章與上章未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乃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三終

論語集註

卷之十三

三十一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楚原憲所記趙氏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其名其為自記之證一也他如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問人之所記則以字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為之宰亦以字稱而此書名其為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為自記之證三也。勿軒熊氏曰多記孔門出處言行內雜論春秋人物凡四章凡四十七章。

憲問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家語云原憲求人字子思清謹守節食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嘗為孔子宰。

論語集註

孔子卒後長隱於衛

○鄭申甫曰此節只甲說
爲當近說有道無道俱要
有爲如此則只云徒殺於
也意自該括多者不有道
無道字何爲

○周用齋王意云勉意意
是朱子推山來的當時孔
子口氣只是平平說去而
勉意之意自寓其中

論語大全 卷之四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
有爲邦無道不能獨
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
有分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
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
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宋子曰穀之
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畧無建明豈不可澆恥
○問憲之狷介安貧豈不知邦有道穀之可恥曰未
可知也人到用處方見族黨稱其孝弟夫子味以爲
上之至行者僅能持身於無過而無益於人國不足
深貴也邦有道而不能有爲只小康曲謹濟得其事
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也○原

憲其貧守道其志卓然能不爲者也其爲此問固
知邦無道而任道得祿之爲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
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
爲也則忍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而未免
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并言之使其所已知而推
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其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
所爲耳或乃以謂夫子之意止於無道得祿之可恥
以憲能安貧而告之然則是徒以其已能者而責告
焉豈所以進之於日新邪○梅巖胡氏曰論語中說
有道無道凡八出凡論者三指其人而論者五南容
伯玉武子史魚原憲是也世有道如南容之不廢武
子之知伯玉之仕史魚之直可也如欲志於穀而不
能者爲不可也○新安陳氏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集註云世治而無可行之
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其意正與此章同但彼全是
平說此亦雖是平說然就原憲分上觀之則重在邦

論語大全 卷之四

○次崖云。曰。不行是尚有四者在心。但制之使不行耳。則四者都無不待制之矣。

○蒙引云。怨怒恨輔比。分內外非也。忿字從心。豈見見於外者。

有道毅微不同。耳。雲峯謂。意為夫子之宰。猶離其所當得之粟。其取於無道之穀。可知。然捐介者。身守常。有餘。而見於事。為常不足。故夫子猶告之。以有道毅之可取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去。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慶源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已。之。為。勝。敵。勝。已。是。也。然。單。言。之。則。為。好。勝。如。好。恨。欲。是。也。伐。者。傷。殘。之。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忿。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忿。則。怨。欲。有。公。私。貪。欲。則。欲。之。私。也。○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且。言。則。克。伐。者。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已。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已。而。生。也。○雙峰饒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

○徐岩泉曰。人欲不可制。能欲如以石壓。石去復。最之。而易曉。學者須是蕩。滌。流。瀉。振。去。病。根。方。能。純。乎。天。理。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

渾上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也。朱子曰。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失。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做。甚。麼。要。去。爭。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怒。箇。甚。麼。耳。自。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疾。都。如。冰。消。凍。釋。無。有。痕。迹。矣。若。只。是。遏。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裏。在。裏。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三。株。草。剷。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剷。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火。於。身。上。有。不。

○盧未人云。可以為難。謂氣不是取原憲。微有抑之之意。言但可謂之。惟不可謂之。仁也。君由也。升堂語氣。便是取子路既已升堂。但未入室耳。夫子謂氣抑揚。便有深意。

○蔡晉江劄記云。可以為難。不是許之之辭。不行而謂之難者。蓋克伐怨欲之

豈於杳然冥然之中而
飛於卒然忽然之際最難
制也今能塞之而使不流
止之而使不行是其用力
之艱蓋有甚於激流之隄
功奔馬之駕馭者故曰難

論語大全 卷之十四

好處須是合下便刻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
箇根苗常留在那裏便不得○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求
得為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
中有怒在所以求不得為仁○南軒張氏曰克伐怨欲
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
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
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慶源輔氏曰憲兩問○
夫子答之皆是因其所已能而進之以其所求能○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
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

示之淺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程子曰人無克伐怨
欲四者便是仁也只
為原憲者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
謂可以為難此孔子著意只原憲處欲他有所啟發

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
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
便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
不能也○若無克伐怨欲固為仁已○唯顏子而上及
能之○**朱子曰**明道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
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也
失問○問原憲也不是箇氣昏力弱底人何故如此
曰他直是有力看他孤潔節介卒未易及只是見識
自如此若子路見識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原
憲去為軍從政未必如子路冉求之徒若教子路冉
求做原憲許多孤介也做不得孟子曰人有不為也
而後可以有為原憲却似只要不為却不理會有為
一節○**慶源輔氏曰**憲之所以僅能其難固以其狷
介有守而至於不能復有所問則亦以狷介之守為
也**國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

論語大全 卷之十四

已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己上聲下同已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所禁反漏矣朱子曰克己如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徂逐出境而巳○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力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那欲為之心未嘗忘也○雙峰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視克己此勇猛決去法也○胡氏曰制其

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若相以而實不同四勿者分辨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徇乎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藏伏於內者勃然而出其難也有時而不可恃矣○雲峰胡氏曰克伐怨皆生於欲仁者純乎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伐怨矣顏子私欲淨盡可以為仁意之力制其欲者可以為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蓋見為者意有所累居謂意所便安處也胡氏曰居以為居室亦町然居不足以為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為意所便安處皆是益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

○湛若水曰懷居即懷土
○懷私其身於一家而無天下國家之志也
○姚承菴曰士志於道志天下國家懷居焉可乎齊姜謂重耳曰懷安矣欺

况號為士者乎

○蒙引曰此謂當時士者周行列國或於其國義不置留乃有所願志而不能便去之意所謂係遯者也故為此言愚謂若夫子之不脫冕而行明日遂行真不懷居者矣

○李南黎曰言遯遯字非遯謂遯避只是不欲表恭自見之意

○徐若泉曰危言危行處世立身之經也自小人視之見其危君子原非有意於危也言遯權也然所謂

○存疑二危言危行亦不出常理之外但自世俗視之見其危耳

諸言大全 卷之四

趨利背義往往有之安得謂之士○慶源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為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為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為士哉○雲峰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王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著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為安有所執著其累也人○新安陳氏曰君子者當安而能遷私意戀著是苟安也若是則如輔氏所謂於義所當為必不能從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詭險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

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朱子曰洪氏云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云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南軒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遯之時○雙峰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新安陳氏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朱子曰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然內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

命語大全 卷之十四

勇者然義所當為則為之必力可必也故皆曰必

○蒙引國內語仔細一則或便佞口給二則或血氣之強正貶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簡從能言者徒能勇者便失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可矣豈但未必有德乎

○淮南子曰夷狄有劣之君也假姓習生五歲時父海身之入山處之水以下

待哺鳴遠欲取之而群蟬俱鳴遂指而去翠為山間人所養年二十習弓矢天嘆曰我將射四方楚有孤父者生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傳其道

○蒙引云禹平水土暨稷播種二者相須為力者也故皆曰躬稼禹平水土者所以為播種之地稷之播種者所以成稼平水土之功孟子註云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種是也○禹平水土暨稷播種二者相須為力者也故皆曰躬稼禹平水土者所以為播種之地稷之播種者所以成稼平水土之功孟子註云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種是也

○焦滄園曰禹未躬稼然平水土者亦以為稼穡之也稷未有天下然武王有天下時尊為配天之始祖是亦有天下也

勇者不必有仁

○蒙引五德以理之有得言必心之無終言德字泛而偏仁字重而全又曰英華者其草木生靈精華所聚達者也花之未吐者為英開者為華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八字出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胡氏曰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能言者未必有仁也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峰饒氏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為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真能有勇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泉邊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泉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去聲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土角反又殺羿而代之彘春秋傳作澆五音反浞之子也方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夏后所誅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相子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時其躬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用寒浞以為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時虞樂也樹之詐應以取其國家羿歸自田家眾殺而享之靡奔有崩氏靡夏之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音戲得其讒慝

論語卷之六 公冶長 第六

之聖人之意斯可見矣
○袁了凡曰對當時說則曰君子就所謂說則曰尚

德
○徐玄扈曰適之言從容諷諭語奇深微此三復自

毛之效
○姚承菴曰春秋之時尚

權力而輕道德適深有感焉故舉羿與稷為問非

若俗所云夫子不答亦非尊已傷時之謂尚九者

尚德者王其理固然不私谷也南宮适出亦會夫子

意不再問耳然其志趣造詣則已越人數等矣故未

于未死之前故曰不待其死然期詞也此述一人于既死之後故止曰不待其死斷詞也何文定主文憲以然字與下句便見尚德之意○洪容齋曰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讓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

詐偽而不德於民使虜用師滅樹灌及樹尋氏二國

夏同姓諸侯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墟遺民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后扞滅豷后扞少康子有窮遂

亡○新安陳氏曰羿暴皆篡賊而殺誅異辭者羿當誅然非泥所得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

誅也故云殺禹受舜禪時戰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

下適之意蓋以羿暴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

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適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

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

之問夫子不答南宮适宋子曰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與當世而尊美

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爾○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強

力不可恃而德之為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

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慶源輔氏曰适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

閱世悼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夫子不答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矣○葉氏少蘊曰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二家之專魯孰非欲為羿與暴者○饒峰饒氏曰此章意味極

○李南齋曰。君子猶有不仁。見純仁之難也。如此。小人竟為不仁。見純仁之無益也。如此。○一說此二句。是夫子提醒人心。語不宜益。重天旨謂。小人不足說。即君子容有不仁的時候。教學者當無時而不純其心。當誠此意。

○衍明云。有矣夫者。疑詞。味有者。決詞。

○虛全曰。君子而不仁者。偶然失之也。未有小人而仁者。未有偶然得之也。仁豈有不求而自得底理。凡外物固有偶然得之者。惟仁則不可以偶然得。

○李石麓曰。諱不是。謙讓者小臣之職。諱者大臣之道。猶冰誨字。自有深味。○按徐攸致亦同。

○前漢書曰。金曰。碑。子。武帝所愛。以為弄兒。狀大不謹。自殿于宮。人戲。

答所以不答。適是孟懿子之兄。亦是三家之子孫。乃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嘆美之。○新安陳氏曰。君子尚德。小人尚力。適戒羿。臧。尊。禹。穆。是尚德。不尚力也。故詩以君子。○**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音夫。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宋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物事。雖有一兩點白處。却當不得那白也。○潛室陳氏曰。君子容有不仁處。此特君子之過。爾蓋千百之一。若小人本心既喪。天理已自無。有何得更有仁在。已自頑痺如鐵石。亦無醒覺之理。甚言小人之不

仁也。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君子存心雖止。彼有私意。驟發之時。小人本心既無。縱有隙光。暫見。決不勝其虺蛇之毒。此章深惜小人之喪失本心也。○**雙峰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間斷。便是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天理。然或少有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為物欲所蔽。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吳氏曰。夫純辭。仁非聖人不能盡。小人中雖有。天理滅。未盡者。亦不得以仁稱之。云然者。勉君子而懲小人也。**○**淵齋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東漢揚彪傳。彪子脩。為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碑。操為之改容。忠而之明。猶懷老牛舐神旨。反覆之愛。操為之改容。忠而

日輝道見之張其浩亂殺

論語大全

卷之十四

九

勿誨婦寺音時之忠也

詩大雅瞻卬篇匪教匪誨時惟婦寺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

致亂之詩生愛而知勞生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生

之則其為忠也大矣慶源輔氏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

以並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為而為者也觀慈父

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

意味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為愛誨之為忠故

又言以明之○厚齋馮氏曰人之常情勞之事難

從而勞於前者逸於後豈非愛之淡者乎誨之

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

○子曰為命神謨章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

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神婢之反謹時林反

○張鼎思曰按左傳則鄭之為命非馮簡子不能斷而草創者子羽討論者神謨略與論語不同

○蘇紫溪解醒曰此不專在辭命之善而在同心協謀以濟國事而已凡人之情莫不如人之長護色之短而當官者為甚今各據所見而無異同之迹各集所長而無爾我之嫌此夫子所以有取于四子也

○薄述曰草謨略寫大意創謂章立體制討謂搜尋典故論謂講說可立條謂減其太繁飾謂增其大簡

潤色謂化陳為新必假為雅

○人物考云世叔游吉一曰子太叔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

神謨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為草

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論也論講

議也行人掌使聲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

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

之為辭命必更更聲也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

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權衛

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

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

之福也其無天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

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貌美才秀公

論語六之三

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本而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焉為簡王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辭有敗事，非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孔子言此益善之也。宋子曰：春秋之理，到戰國遊說則只說利害而已。○漢氏曰：鄭國能慎重其辭命，而信在於賢者，如此為天下者，辭命益益重也。而反輕之，討論潤色宜益眾也。而獨在於下官何哉？且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爾不有其已也。故世叔討論而裨諶不以為歉，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為羞，後世為命者反是。此辭命所以有愧於古也。○南軒張氏曰：鄭所以能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其辭命之善，則以眾賢之力耳。聖人稱之以見為命。

○袁了凡曰：子產政尚嚴猛，而其心則至平寬，夫子以為惠人，闢其肉，非奉其

猶當假眾賢之力，則夫事有失於是者，又可不知矣。○葉氏少蘊曰：子產獻入陳之捷，於晉晉人問入陳之罪，子產對焉。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以為辭順而受之。子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辭命之當慎可知矣。○雙峰饒氏曰：裨諶想是素善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人之官，熟於應對，故又使之修飾。當時子產當國，事皆由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下，却潤色之。合四子之長，則全善矣。○厚齋馮氏曰：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爭奪之衝，自簡公十一年，用子產為卿，又十年，授之以政，子產知辭命之不善，無以交鄰，事大解紛息爭也。故用是三人者，草創討論修飾之，既成，乃從而潤色之，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歷定獻襄公凡五十年間，得免兵禍，辭命之有益於人國如此。○或問子產曰：惠人也。○此章見聖人許品人物之權衡。○是有恩愛，就子產心說。

重也
○蒙引云惠人兩字全在
必言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

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亦不如此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荏苒之澤
也於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宋子曰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爾所以為惠人
○胡氏曰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慎幣爭要皆以豐財足用禁姦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

○人物考云子西楚公子

申子西其字平王之庶長子也

○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我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

○鄭申甫曰彼對此言此便有內之意彼便有外之意彼彼彼彼猶俗語所謂他處他處意不置褒貶以為不足褒貶也問晉仲曰人也猶云道術人處喜而親之之詞

○盧未人曰彼哉是彼我之彼猶云彼其之子彼何

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雲峰胡氏曰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不過以其乘輿濟人之事而論而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

大夫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後立子西**子西**平王之庶長**子西**曰太子壬鞅

昭王也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援謂秦不可濟也
○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不立子西將來
○諷是速召讐也
○亂嗣不祥我受其名惡名昭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懼乃立昭王
○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懼懼亡令尹子西

人斯此雖未嘗直鄙其人然且彼哉而不復有言則外之意見矣詳中實事不可入講

○史記云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于吳以爲白公白公好兵而丁士欲殺仇伐鄭子西許而未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与石乞等共殺令尹子西子基子朝因劫惠王王三走白公自立爲王

○高中文曰還隄伯氏有罪仲奪其邑非相公奪之以与管仲也荀卿所謂与之書社非奪伯氏之說也富人莫之敢非沒齒無怨之說也固知必非此事也

○袁了凡曰若果桓公奪之當謙怨桓公不當專怨仲矣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事人以爲難請葛亮之使廖立誅孟平致死豈

○蒙引云依馮氏則以三百爲三百家依胡氏則以十五家大抵古者皆以戶計其曰書社三百者亦只云戶口之書於社版者三百戶耳未必是三百社也

喜曰乃今可爲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

陳氏曰天子非以私外之集註提此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事見大學或問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莫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

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

○飯食之也疏食鹿飯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爲盡人

道集註以爲猶云此人也如何采

子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僂人莊子所謂之入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末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厚齋馮氏曰駢邑蓋得人道

百家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只書於版圖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荀子仲

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

○湯洋秩秩眉尾良

○淮南子曰管子文錦也
雖亂登廟子產亦除也雖
美不食

論語

卷之十四

十三

也頭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雙峰饒氏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孟子推管仲皆是救時而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惠王亦是有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作術而賤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於桓文管晏一切○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繫乎其未

聞也新安陳氏曰繫乎平準斛之物謂二人平集皆未有聞於聖學也。○慶源輔氏曰管仲德不勝才子產才不勝德皆以資質言也故其事業亦各隨其資以為之使其知聖賢大學之道循是而漸進成已以成物則子產之德當與顏閔同科而仲之才當與伊呂並駕矣○陳氏曰二字皆無大學規模須是有

大學規模乃為王佐才而伊呂周召其大也。○雙峰饒氏曰子產才不及仲然却正當過之如有君子之道四之類是也○宋氏公遷曰聖賢論人有不同者同一子產也舉其重而言曰惠人敷其事而稱之曰養民也惠即其乘輿濟人之事而言之曰惠而不知為政同一伯夷也孔子以統體言而曰賢孟子以一偏言而曰聖同一夷惠也以一事言之曰聖人百世之師以三德名之曰聖之清聖之和以三偏之弊言之曰伯夷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處上聲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宋子曰貧則無衣可著無飯可喫存法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著自有

○存疑曰無怨者以義命自安也無驕者以義理自守也難易須兼事勢人情說貧是逆境欲得無怨事勢難人情亦難富是順境欲得無驕事勢易人情亦

論語

卷之十四

十三

○蒙引云：重在人之情，情俱不此。

飯喫，但若能知義理，稍能守分，便是無驕，所以易於三者。其勢如此。○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語者。○敬夫說亦佳，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有處貧賤而無失，一旦且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然耶。此蓋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失於外耳。又烏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為怨也。故貧而無諸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愧怍，而真自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誇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聖人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意。○問貧而無怨，即貧而樂否。雙峰饒氏曰：能安於義命，則能無怨。若樂則心適體胖，非意誠心正身修者，不能及此。

○子貢公綽，仲孫氏，字公綽，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襄公患之。公綽曰：「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旆，而果然。」○趙氏與秦同出，伯翳後，飛廉五世孫，曰造父，善御，周穆王賜之趙城，遂為氏。○魏本畢公高之後，姬姓，武王封高子畢，有畢萬者，事晉獻公，與趙夙共伐霍，獲耿，魏二邑，獻公以耿封夙，以魏封萬，萬後為魏氏，五萬為魏斯，分晉是為魏文侯。

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語而未。子以樂對，好禮淺淡可見。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上大家，聲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新陳氏曰：下草公綽之不欲，廉則不貪欲也，靜則恬淡不躁也，惟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勢尊為家臣之長者，苟能正

已則居其位有餘矣。滕辭雖諸侯，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雙降饒氏曰：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故聖人謂止可為趙魏老問國小如何政繁，曰：困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類，應接不暇，問何為如此。曰：上無王綱，犬陵小強。

○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新安陳氏曰：用違其才之所長，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且甲及之方貴於處之得其當而已。○齊氏曰：孔子嘗曰：君子不器，又曰：其使人也器之，則公綽亦器也。而孔子器之者歟。

○十莊子魯下邑大夫曹叔振鐸之後，食采于十，遂氏焉。莊子性好勇，善事母，戰而三北，交游辱之，母死，曾與齊人戰，莊子請從，見於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獻曰：此塞三北。又入，又獲一甲首，獻曰：此塞再北。又以，又獲一甲首，獻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止。莊子曰：三北以養母，子道也。子

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赴敵，殺十人而死。○莊子在刺虎，虎有堅牙，止之曰：兩虎方食，牛其必爭，爭必聞，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復刺之。一舉有雙虎之名，從之果獲兩虎。○史記列傳第十云：陳軫曰：辨莊子刺虎，索隱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辨莊子。○申甫曰：四肢百骸一不備，不成人，性中一不備，亦不成人，只是借箇智廉勇藝字，且不重四字的，此如百般藥料，研細末，用蜜勻拌為丸，此便溫涼相濟，不似藥料溫涼本性矣。四字所長，誠以禮樂亦不是四子本等性矣，不當以智廉勇藝名也。人必到如此方成，若曰今之為人者，何必如此，乃為成，只見利思義云云，亦可以為成人矣，豈可乎哉，當必由此而進之也。

○摘謂云：中正與偏倚相反，屬禮和樂與駁雜相反，屬樂。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下沒，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於外，則材全德備，渾然

不見一善成名之迹，兼四子之長而然，中正和樂，粹然無復，換又偏倚駁雜之蔽，新安陳氏曰：節以禮則中正，而無偏倚，和以樂則和樂而

論語卷之十四

無駁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

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御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

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新安陳氏曰此就亦字上推

事宋子曰武仲左氏詳矣公綽前章外他無所見下

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

魯莊子赴闕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

殺平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常稱之矣知而

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

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

不能者矣然而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始能取

四子之所長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

以為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問若聖人之盡

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天理渾然不待如此逐項

說矣○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

莊子與子路皆下人冉求又朋友也其近而魯者

爾胡氏以為言下莊子蓋以况子路爾言有是下能

而不能兼衆子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以為

成人矣○胡氏曰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

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

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邪辟者去矣樂以和之則其

乖戾矯激者消矣此所以中正和樂渾然粹然而至

於成人矣○雙峰饒氏曰文以禮樂則不好亦成好

底四件都是質須文之以禮樂蓋節之以禮則凡事

雲峰胡氏曰公綽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備武仲

之知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全皆

有一善成各之迹至於武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為

膝辭太夫莊子輕死敵而不終於孝冉有為季氏聚

斂皆有偏倚駁雜之蔽非文之以禮樂固未見其渾

然粹然也

○蒙引上節所謂亦可以為成人蓋自人道上也做到七八分處言也下節所謂亦可以為成人蓋對異類而言亦成人矣不然趨利避害翻雲覆雨之徒其去禽獸也幾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言言人有舊約終不忘其平生之言

○存疑云忠信實心為善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皆實心為善也不忘平生忠信尤明白

○夏九章曰久要謂要之於久若舊約二字止合訓平生之言

○知新目錄或曰上段就子路所不足者而言下段就子路之所至者而言語意若曰今之人而能忠信亦足矣而非所望於子也子欲成人必兼四子之長文之以社樂而後可亦一說

○吳無障曰子路嘗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又曰何必費書甚矣似子路之言也第其自負乃爾夫子不應默無一語

曰之成人者何必然其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扶又反下同

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變其生持以與人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

之次也

饒氏曰忠指授命信指久要似遺了忠義之包益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南軒張氏曰見利息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

才而亦毅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為成人此亦息狂狷之意耳

程子曰知

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縵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慶源輔氏曰此亦舉武仲要君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稟雖善然亦不能無偏須學以成之然後協於中正而無疵也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朱子曰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趙氏曰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說為疑三者皆子路之所能故胡氏疑其為子路之言胡氏曰此子路所已能夫子方進子路於成人之域豈又取其已能者而重獎之厚齋馮氏曰子路成人之間夫子蓋以子路之所知者使之以拾遺短集長增益其所未至爾非謂成人之道盡於是也子路猶以為此古之成人之道居今之世有不必盡然者謂誠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雖無禮樂亦云可矣是三者蓋子路之所優為抑以自許也唯其自許如此

○公叔文子衛大夫名枝初文子朝而請享公退見史繇而告之史繇曰子必謂矣子富而君貧罪及于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我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繇曰無害子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

○人物考云公叔文子名枝衛大夫也獻公後三年季札適衛見文子說之曰衛多君子

取乎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笑不此故臺下之役卒以身徇終不能明君臣之大義以正衛國之難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行行如也若不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著

稱之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

○存疑云。如時人所言只是一偏之士。如公明賈所言乃時中之行也。此豈文平所及。故聖人疑之。
○楊云。向來以此二語為藏文子之辭。如此則聖人為一失薄。與人矣。豈有此理。不過說到時言樂笑義取。操著宜老。嗚呼。不自覺其言之如此。歡欣踴躍。耳與文子有何交際。

○李云。夫子是樂取之詞。非猜疑之語。
○按文子為冷尹。二年於民無取。史鮒又責其子富而君貧。勸靈公不可以小忿而棄舊德。又升瑕丘而樂欲請葬。此亦可見其於時言樂笑義取之事。蓋亦互有出入者。

○蒙引云。其然豈其然乎。不可以上句為微疑。下句為深疑。蓋聖人詞氣會洪忠厚。自知此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微疑豈其然乎。深疑蓋疑之也。夫

子疑之何也。朱子曰。吳氏云。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鮒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爲不相似。公叔文子當時人稱之。已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平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南軒張氏曰。公叔文子意若簡默。重厚之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間。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會洪忠厚如此。○問時樂義與廉靜相去幾何。雙峰饒

○人物考云臧武仲名臧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短小多智號聖人
○施虞陽曰故云推仲據隨之心若曰身在於邦而空言以譏則予奪君為政身在於防而守城以譏則去留我為政是示君以不可動之勢被君以不得不從之講故邑難行無上之心頭矣

氏曰廉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質所稱非不熟義精者不能文子氣質雖美未必能此也○吳氏曰稱其主曰天子意猶對遺伯玉使者然公明盛稱文子之賢人反得以疑乏遺伯玉使者但為謙辭以對益以彰其主之美為辭令者亦可以觀矣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

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君不得請則將

據邑以叛是要君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禚子

○李南泰曰敢不避邑句何等陸梁

欲立之訖於臧紇臧紇為立之季氏以公鉏為馬止
家同馬孟孫孫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黜孟氏之御謂公鉏苟為鞶莊子庶子請讐臧氏孟孫卒公鉏奉鞶立之孺子秩孟孫長子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為備也孟氏將辟卿亦反藉除於臧氏辟卿藏也於臧氏饋人除藉道臧孫使正夫遂止助之除於東門甲從才用反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賈臧為出在錄二人乃宣叔娶魯國所生與紇兄弟也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太蔡焉太蔡出蔡因號不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佞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太蔡納請其叩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也但慮事成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一蠱文仲與宣叔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

○家引云武仲以防求為
後於魯在當時人未必知
其為要君也夫子是闕
之意諷意之法明臣子之
於君父不可干以不順所
以正天下之大法也要處
在以防一字諷意正在此
非夫子不能為此言

齊○范氏曰要君者無上孝經罪之大者也武仲之

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尊也

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聲而不好學也慶源輔氏

於智而不知學不鑿以爵私則必蕩而失正武仲二

病皆有之且意萌於中迹著於外雖欲欺人而人之

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武仲之智而不足楊氏曰武仲

以知此則亦以好智而不好學之故也

異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

春秋誅意之法也和靖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

先祀為賢故太子正之○雙峰饒氏曰武仲只當請

後不籍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

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不以防為

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避罪

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

晉文公名重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

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

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

此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

交也

○晉姬姓侯爵成王取唐唐故地封其幼弟叔虞國子翼南有晉水故號晉十一傳至昭侯封其弟成師

于曲沃為桓叔再傳其孫休為曲沃武公武公生獻公獻公生太子申生及夷吾重耳晚得驪姬生奚齊

其姊生卓子殺申生而夷吾重耳出亡獻公卒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夷吾及國為惠公卒子圉立為懷

公重耳同母女姊為秦穆公夫人納重耳殺懷公從

行五人趙衰紀偃賈作先軫魏犢皆智謀之士也計

在外十九年及國年六十

一矣即位九年而卒

○存疑云二句俱就行事

言也若其心術則皆不得

為正

○顧太初曰正者正其行

○徐做菽曰夫子有此漸

○孟子盡心下春秋無義

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宋子曰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相及也。北地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亦不相及喻地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詐也。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管召康公命我先君犬音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履之界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東隱曰淮南有故穆陵門無棣在遼西孤竹爾貢包茅不入包裏束也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脊之茅包裏匭匣感之以貢周王祭不共音供無以繼酒祭祀必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編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成王孫南巡狩濟漢水船壞而溺死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楚不服師進次於陘楚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使大夫請盟師退次於召陵次於召陵之地以聽楚成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左傳僖公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

○侵者無鐘鼓之師也

○去宋者下七年之圖於是解

宋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申叔成救以通齊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於晉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以復曹衛為已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一盡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於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謂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道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公所率之軍橫擊之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師舍

○諸聖書曰此發一公之
隱非心術也指其事之
正諸人不及知處若心術
則皆不正

論語卷之十一

也食楚君

二君他事亦多類此

新安陳氏曰上引二
事以著其實此節二

其餘

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慶源輔氏曰桓公責
楚以包茅不貢及駱

王不復一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盟是仗義
執言不由詭道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
終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師而陰謀

以取勝也就霸者之中論桓文之事則文譎而不正
桓正而不譎若較之王者表裏無疵粹然一出於正

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齊氏曰二公之伯皆以勝
楚楚罪莫大於僭王猶夏孔子為春秋書齊曰侵蔡

蔡潰遂伐楚而於晉僅書曰及楚戰於城濮則晉之
有歉於聲罪致討也亦已著矣○新安陳氏曰二公

心皆不正論其彼善於此則桓稍優於文取晉文固
譎齊桓亦非純平正者若粹

然出於正其惟王道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此字大管仲
糾居黜反
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

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

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

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

去聲
左

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運稱管至父戊與丘二人齊
夫成守也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晉基戊公問不至
問命也請代弗請故謀作亂信公之母弟曰夷仲年
生公孫無知有寵於信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大子襄

論語卷之十一

十一

公繼之三人因之以... 殺襄公而立無知... 秦公子小白... 公子糾... 夏公伐齊... 乾時我師敗績... 乃殺子糾於生竇... 之及堂阜... 治於高傒... 才多於敬仲... 相可也公從之... 子路疑管仲忘君事... 得為仁也... 是殘忍之忍否... 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 慶源輔氏且忘君謂不顧糾死事... 謂相桓忍心謂

○邢昺疏云言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殺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以兵事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害理謂理所當然而拂之使不然忘君事仇即忍心害理也○程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至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常與魯盟於莒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罪魯也○問春秋於糾上無子字一有子字何也雙峰饒氏曰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

○邢昺曰不以兵車謂衣裳之會也

年又會鄆十六年會魯十七年又會陶儀元年會魯二年會賈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寧母九年會葵丘凡十會不取此杏及陽穀為九也袁了凡亦用此說又云古字通用然則九可作糾糾亦可作九也何必以習字訓之且言九女合則見前後功多若以糾合諸侯則意淺而義鄙矣此說可看

○李卓吾云不以兵車所全者大矣非仁而何○子孫以一身之死為仁孔子以萬民之生為仁孰大孰小

○王觀濤曰誰如其仁就春秋時說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

使展喜犒師曰晉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書在盟府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公為大師兼主同盟之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

仁者又再言以深誅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

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

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九合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為之說

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穀以來皆為是說可謂鑿矣○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仲之可以不死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也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子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如何也○仲之仁是粗處玉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運之○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豈非仁者之功耶仲之功亦猶是也○慶源輔氏曰仁者安仁蓋天理渾然無一息之不存無一物之不體管仲之於德其違闕者多矣顧何足以誦此然使桓公糾合諸侯攘夷狄尊周室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

澤及人。是亦仁者之功效矣。○蔡氏曰：子路舉忽之
死，仲之不死，是以忽為殺身成仁，仲為未仁。夫子答
以神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如仲之仁乎？是以忽仲
比而言之非及，託仲以仁也。下章匹夫匹婦之諒亦
指忽而言。○新安陳氏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
非大賢以上之安仁，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
言者，如管仲有仁者之功，亦足以為仁矣。子路好勇，
死非所難，而處死為難。故夫子不非神無死節之義，
反取仲有及人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因以箴之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

○存疑召忽之失在於輔，將不在於死。管仲之失在於輔，將不在於不死。蓋糾於輔，糾不在於不死，蓋糾不可輔，子不可死，可以死，可以無死也。

○講述曰：一匡之功在天下，到今句是功在後世。匡正也。魯周室以正君臣之分，攘夷狄以正華夷之分，是謂一匡。至今人皆知匡之不可無，君夷之不可謀，夏桀是受管仲之賜，被髮句不單承攘夷言，當與君無管仲一匡之功，則天下已無君臣華夷之分，就與夷狄一般。此見管仲利於世，人不可以為未仁者。

○陳抱沖曰：管子云：小謹者不立，立者素以自策者取。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上聲。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

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問

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朱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最盛，可畏。

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南軒張氏曰只為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厚齋馮氏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去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宋氏公遷曰仁以功用言亦曰以事功言因其所至而許之也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工夫故與聖門之仁不同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代醇齋朱子曰在公見也子糾弟也若使桓桓而糾見則仲之與桓不可同也。世之仇矣然公傳子糾突見小白弟越絕書管仲居於桓公見子糾朱子之言豈未詳考乎魯之天子一匡天下民受其賜之說還只是取其功無窮侯曰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及國下子因提桓以糾為小白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見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為厲王兄提桓

避就以為之諱耳考之管子載桓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者皆殺也此得天下吾不生也况与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再經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全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子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心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于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責之義子糾傅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此此文皆子糾為兄與當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決按史記襄公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自寬於釐公觀兩文字見弟之序可見

諒小信也經繼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

此文莫字上有人字後漢應劭字仲遠獻帝時奏議

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管子曰桓公見也子糾弟也

程子曰桓公見也子糾弟也前漢淮南厲王

長高帝少子也驕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仲私殺其弟以反國秦始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

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

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

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自寬於釐公觀兩文字見弟之序可見

○李南黎曰在子糾可以無神之死而在周太子亦可以無仲之功其死一時相從之王之為仁也孰若尊天地無所遜之天子之為仁乎
○白虎通云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与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
○匹夫匹婦謂庶人無妾媵一夫一婦相匹而已風俗通曰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爾雅水注謂日澆注澆日廣指生廣也左傳魯殺子糾于生廣召忽死之史記作笙廣魯地名

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詐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去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唐書王珪傳建成為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建成弟世民也有隙帝高祖責珪不能輔導流雋州太子已誅太宗即秦王召為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為洗馬官名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世民伏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王責徵曰爾聞吾兄弟奈何王即秦

王問問也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重也其直無恨意節也太宗即世拜諫議大夫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至魏先有罪而後有功輔太宗則不以相掩可也問程子可也亦可也二說宋子

曰前說非是可值自勉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為不可矣曰便即是此意○問仲始回糾謀雖有可死之道而桓兄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傅然非糾之臣乃齊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以爭耳是其不死殆知前之爭為不義而非求爭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未仁之問曰如其仁以為不死之未仁不如九谷之仁也答子貢非仁之問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諫自經於溝

○禮及公叔文子卒其子
成請諡於君若曰昔者衛
國內亂太子為賊與國之
為亂者不亦惠乎昔者衛
國有難太子以其死衛寡
人不亦貞乎所衛國之政
修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
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
故諡太子為貞惠文子
○按此則文子之諡為文初非為薦為僕太子特謂此舉是亦無愧於諡耳錫民爵位之說及孔文子章勤
季好問為文蓋皆本司馬迂之謬使朱子再收集語或在所刪
○蒙引大天僕本公叔文子之家臣故曰云

讀而莫知也知豈若云者故是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故
嘗以程子之說為正而以習忽之說為宗節仲之不
死為改過曰此論甚善但仲之意求必不此於求生
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在耳○雲降胡
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終子貢所謂又桓之豈若匹
夫以下終子貢所謂不能死蓋死則於子糾未有君
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為天下正華夷之
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此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僕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音潮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

文者見公治長篇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真○胡氏
且其才德足以為大夫而薦之為大夫順理也
以家臣之賤而與之同列無嫌焉
成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迹爾
○洪氏曰家臣之
錫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
事君三也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已公也事君忠
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王之文舉全體而言此與孔
文子之文取一事而言○厚齋馮氏曰文子卒其子
請諡諡以貞惠文子蓋以修其班列以與四鄰交衛
國之社稷不辱故諡以文初不為薦其臣僕同此諸
朝而謂之文也特太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
之不愧其諡耳○雙峰饒氏曰今之所謂諡法未必
果出周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傳會之如錫民爵
位謂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為如此

○蒙引大天僕本公叔文子之家臣故曰云

是亦無愧於文之諡矣非指此為文也。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却是正說，所以為文之義。○新安陳氏曰：說者以文子得諡之故，見諸檀弓。夫子問其與家臣同，此諸公則是文子薦侯之時，非身後也。諡法錫氏晉位，曰文。蓋後人用孔子之意，以為諡爾。此過論也。蓋孔子於其既諡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美事，故稱此一事實，而謂可以無愧於文之諡。豈可於其人之身存而預議其諡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夫。

扶音扶，喪音去聲，下同。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孫賈治軍旅，夫

○衛靈公名元，衛襄公子也。家語哀公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闔門之內無非對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私家之際也。公曰：何如？對曰：靈公之弟曰渠甲，其智足以治乎？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身分其祿。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慶者，者衛國有大事必起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無以道去衛靈公。郊舍三月必史繼入而後敢入，雖次之賢亦不可乎？猶此章之意。

○蒙引云：本文仲叔圉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下主三人之才言。○李云：人之有關於國如此。○貧家勤掃地，醜女淨梳頭，也只得一毛。

如是矣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

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胡氏曰：圉即敏，與子好

能，即以受免於今世者。如圉幾矣。賈之竊權，鮀之善後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而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所長耳。○鄭氏舜舉曰：子適衛，首五益，有奉拳之意焉，亦以靈公善用入薦，或可以有為爾。

○雙峰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啟釁。分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邊豆靜嘉，牲牲肥腍，神人胥悅。尤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國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若此，可

○朱傳云言天地之性人
為實故能盡人道則四方
皆以為歸

見聖人不足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
心也。用入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其才取。
○尹氏曰衛
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
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之篇說強也。言莫強於用
人。則四方其以為訓矣。○南軒張氏
曰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不猶足以無喪雖
然僅能維持使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
人則孰
能禦焉。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欺則無沁為之忘而自不度其能不矣欲

○陳成子名桓。又名常。陳完幼之後也。完奔齊。改陳為田。故陳成子是為田成子。齊簡公。悼公子也。初簡公
從其父在魯。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懼之。願諸朝。五月成子殺闕止。執公于舒州。弑之。孔
子三日齊。而請伐齊。告公曰。魯為齊弑父矣。子之伐之。今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
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
曰。子告季孫。季孫曰。孔子不
告。退而告。又曰。以吾從太
夫之後。故不敢不告。

○人物考云齊簡公名壬
悼公子也。陳恒又名常。一
曰成子。田完幼之後也。

踐其言豈不難哉

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心不至。
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信者之言必
訖。○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此必
有為
而言。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桓。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

公十四年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悼公陽生子。
王也。時從其父奔在魯。闕止有寵焉。及即位。
征使為政。陳成子懼之。願諸朝。五月王申。成子殺
子我。前闕止。庚辰。執公於舒州。申生弑之。孔子三日
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弑父矣。子之伐之。將若
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

○陳定宇曰沐浴而朝積誠以感君心也。
○家引云天子討而不伐此云討者正所謂人人得而討之也。○陳恒弑其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請諸師而討之。

齊之牛可竟也公曰告季孫孔子辭不告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曾沐浴齋側音戒以告君重其事

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夫理所不容人

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

公討之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

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其君有殺逆諸侯當不請而討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

○袁了凡曰夫子非不知哀公之不能討亦非不知三子之不欲討而必以告者欲明大義於三家也縱無益於君而君臣之大防猶可以然奪強臣之颺○蔡虛齋曰蓋一國之命計自其君出君若能召三子而以大義振之誰敢不從○不可是所謂使人可其奏之可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

告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

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

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

陳氏聲勢相倚故沮

在呂

其謀而夫子復

扶又反以

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淡矣

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

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宋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從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于三子而不決於公也况魯之三子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

以警夫三子者亦淡矣○夫子初告時真箇欲討陳

假後人知聖人此言所以警三子非是聖人託討成

○高中玄曰左氏所記安得非孔子高事願所奉何如耳如所奉非義不待言矣誠為義亦必用力而後能濟則以皆義也子行三

軍則誰與自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若不密彼已不量勝負而徒曰義舉迄無成事聖人固不若此迂也蓋當是時孔子豈徒較力還以此可克之勢欺齊君冀其肯為以成討賊之事蓋亦莫非義也后世儒者但言義便不要力但言方便說非義而豈知聖人以義用其力以力成

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新安陳氏曰以吾已致往從大夫之後尚激於義不敢不告則正為君卿大夫者儘何如警之在此○程氏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

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與者半以魯之眾於齊之半可

免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

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

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討

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

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李惜哉

其義乎云云

○蒙引云。愚謂孔子於義盡矣。此事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為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不及也。此言似不必附集註。○聞奏之也。

論語卷之十四
問程子以左氏所記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計其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朱子曰。程子之意以為夫子告魯當明君臣之義。以見弑逆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謀之。况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為計則必請共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強奚以為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為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傳聞之謬。以眾人之腹為聖人之心耳。○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上天意也。○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問程子以天子胡氏乃以先發後聞之說何耶。朱子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

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平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遽而得以告。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告。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幾之來也。不可少緩。吾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請命之小節。忘逆賊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雲峰胡氏曰。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恆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為矣。○新安陳氏曰。沐浴而朝。蓋欲齋戒積誠以感君心也。獲麟在哀公十四年之春。請討在是年之夏。使此請聖人得遂其志。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必作矣。惟此請之不遂。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春秋作而亂賊懼。

雖不得扶植萬世之三綱而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焉

○蒙引云勿欺也此言犯之損諫者言

○存疑勿欺兼所言所行說犯專就諫爭說○犯其顏色以諫諍之此事最難子路不能救季氏之伐顯更則犯亦未能也故范說在圈外○按姚承菴亦同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

○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

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問子路勇於義

何難於不欺特其燭理之不明好強其不知以為知是以陷於欺耳采子曰以獲門人為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問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勇便解想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為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雖不失於愛君而其言則欺矣○勉齋黃氏曰偽言不直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此言君子小人之心

是漸漸去之義

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

汗音下采子曰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也到這裏了○凡百事上皆有

○姚承菴曰達者足跡而通彼直造其極之謂君子循理且進高明如登華嶽小人徇欲日究乎汗下如墜淵谷起初只在一念上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真不可不慎

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也夫子告子路之辭推其本意乃是一戒一勸兩面平說之辭若反覆以觀則能無欺而不能犯則未免有回互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不以為戒也○漢氏曰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欺而犯之是犯上也○雙峰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白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

○代辭編曰君子上達謂
中人君子字成行尊優入
聖賢之域故曰上達小人
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
事遂其終身之業故曰下
達。

論語大全 卷之十四

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
汗下底道理○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沈
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初間只
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差得多今人做錯一件事
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
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胡氏曰循天理
徇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汗下上達下達
之效也人心萬理皆具人欲或得以奪之故有待於
反之也能復乎天理而不以毫私欲自累則高矣
不以毫私欲自蔽則明矣苟徇乎耳目口鼻四肢
之欲益趨於貪濁之地則汗矣益流於苟賤之域則
下矣進則升而愈崇究則沈而愈卑○南軒張氏曰
上達者反本窮理也下達者趨末徇欲也皆云達者
如喻義喻利皆云喻也○雲峰胡氏曰夫子嘗曰下
學而上達其所謂上下者天理人事之
貫此所謂上達下達天理人欲之分也。

○蒙引云此章先要認箇
字字然後及於為己為人
之辨孔子之時學者所學
之事尚皆是正學但視其
所以則同觀其所由則不
同。

○歌楚何曰為己規模最
大踐形盡性參天地贊化
育皆性分內事為人規模
最小只管官於聲利之場
耳氣象迥別可想而見也
○尤西川曰古之學者為
己至於盡心今之學者為
人至於盡事至於心在
其中矣至於事或遺心向
有人心之圖等術所由差
別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輔氏曰為己為人之學其差只在毫釐之間惟欲得
之於己則不必見知於人纔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
之於己欲得於己者收斂篤實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露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喪己

子兩段不同朱子曰前段是低底為人只欲見知於
人而已後段是好底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會
先去自家身上做得工夫非惟愚按聖賢論學者
為那人不得未後連己也喪了

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

者於此明辨而曰省下章同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

從矣宋子曰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分別直

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意思自通知識自明

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

讀書雖多為文曰工終做事不得

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

之學此者其心要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

短於人如三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為己

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

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

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求至此

學也為己為人之間古今之不同如此

分焉學者當審其幾於用心之初可也

新安陳氏曰同

下同

使去聲

使去聲

使去聲

使去聲

使去聲

使去聲

使去聲

使去聲

使去聲

○人物考云蘧瑗字伯玉衛大夫也。蘧行德德也而不倦孔子在魯時所立善者於魯則晏嬰於鄭則子產於齊則伯玉數人而已賢可知矣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於魯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

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

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

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

見矣雲峰胡氏曰省身常若不及惟恐其身之有過

而常加省察也克己常若不及惟恐其過未故

而常加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

克治也

使去聲

○王統山粹旨云寡過只就心道說不必以身道言說說一猶字可見未能似加乃力不徒心意今意只重寡過未能句

○存疑過有二念慮之差過也言識之差行事之差亦過也故曰心過口過身過

○虛齋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歲歲更新也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本出淮南子而大誣皆以爲莊子亦遺然之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謂淡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

乎以重直用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

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曰蘧伯

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

居同之以非也○朱子曰化是舊事都消融了無回

滯○雙峰饒氏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

是至五十歲頓然有悟也化者變化之謂言氣質變化十年勝似一年至於行年六十而猶變化未已也

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

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南軒張氏曰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

意義永事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修業者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者見於外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告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淡有得於聖賢爲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而能言矣○雙峰饒

氏曰欲寡其過而未能一句意味淡長學者常存此心乃進德之本也○新安陳氏曰欲寡過則不自足不謂己能寡過則不自足此檢身常若不及之心也進善其有窮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此心宜夫子有味其言而淡賞之

○吳氏曰論語中夫子俟其出而稱之者二南宮适出伯玉使者出是也俟其出而斥之者二宰我出樊遲出是也聖人氣象從容如天地之生物陽舒陰慘無非教也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之朱氏公遷曰

使者以願學之心稱伯玉可謂知賢者矣若公用賈

以時然後言以下三卷稱文子則是以德行之美贊之不幾過其實乎故夫子二信之一疑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已見泰伯篇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曾子益

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

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

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

○徐若泉初問曰位也者何也吾身之正位者舜之中也若以不踰分不越秩而謂之思不出其位焉哉非所謂良其止其所之義也
○榮引云曾子曰以一人說范氏則有各止其位意故在國外

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勉齋黃氏曰位

身所處之地也為君則思君道為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越所處而思則為出其位矣○雙峰饒氏曰上章為謀政者言不

在其位之位指職位而言也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不出其位位字比上章又說得闊如為入子則思孝

為大臣則思忠素富貴則思所以行富貴素貧賤則思所以行貧賤皆是也○雲峰胡氏曰良止也思

不出其位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通考宋氏公遷曰思以事言餘如不白如之何如之

何一章亦主於臨事之思而言也但再斯可矣是思不可過吾未如之何是思不可不熟一則因文子三

思而言一則為世之率意妄行者而言二章皆所以示戒也

○高中文曰言而過其行是謙言也故君子恥之猶云恥躬之不逮也

○王陽明日此句作一氣看取字方得力

○衍明云聖人之心不知其已至

○姚承菴曰道由也行也中庸曰道者自道也此不說君子之道說君子道者

二子說夫子自道也二道字正相應若曰君子所道者夫子自道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宋子曰過猶易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之過謂力行也勉齋黃氏曰言易放故過取行難盡故過

○胡氏曰或謂恥其言之過於行固通必如集註釋為兩事斯得夫子立言之本意

○雙峰饒氏曰過其行與恥其言對謂行當過於其言如云說七分而行十分相似

○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三句解見子罕篇○宋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

○蔡虛齋曰夫子自道也言此特夫子之言如此耳以勸觀之夫子於此三者盡稱其有餘矣不可

以言字當謙字○夫子之言聖不自聖之心也子貢之言智足以知聖人之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

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胡氏曰為

學之序以智為先若德之成則仁又為百行之首覺軒蔡氏曰以仁為先猶自誠而明以智為先猶自

明而誠自誠而明夫子之事故子貢以為夫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是謙辭新安陳氏曰覺軒

自道與集註小異未必子貢一時聞夫子之言便以子罕篇語先後次序不同來此並而答以此言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徐岩泉曰賢乎哉不是說他天子謂賜也將以此為賢哉君子之學只在反

論語大全 卷之十四

已自備之不暇而何暇方
人言雖亦理之事下是

○何南金新旨云此二字包
只重下句不能二字要看
我非天地之委形無不能
者我也借有不能者非我也文有萬分中有一之未盡亦不可謂能是所用為患也而人不知又何患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
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
故褒之而疑其辭復扶又自貶以淡抑之○謝氏曰

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
簡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齊氏曰孔子之於
道也求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
暇於方人○厚齋馮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
能為夫子之所不暇為耶○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
及他人言外之
意謂方自治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與者一言而重平出也文小與者

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形句而文皆有異新安陳氏

曰四見者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里
仁篇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
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與此章為四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

丁寧之意亦可見矣胡氏曰失於務外為學之通患

一言而已也○雲峰胡氏曰四見之中學而篇是一
意重在知人餘三見共是一意重在能字所以求為
可知者求諸
我之能而已

○子曰不迪詐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王陽明日此夫子是教
人致良知非教人以是存
心而專欲寬人之詐也

○蒙引云學者須要念聖
人所以丁寧之意

信也

○徐岩泉曰必無物之心
方能照物若億逆已自不
勝其障碍吾心有先入之
主矣豈能照物乎故惟虛
則明惟誠則明明生于虛
明生于誠也

○按高中玄駁楊註謂夫
子只以不逆不億而美入
之先覺謂之誠而明者必
是逆謂之至已踏乎渾然
純粹之天然始能明然始
能無不照非謂不逆不億
便為誠而先覺遂為誠之
明也此論自正王陽明徐
若泉竟王誠明說未解何
見令人亦多以誠字挽入
豈未及見高說歟

論語大全 卷之十四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
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宋子曰凡抑字皆
畧反上文之意言雖不逆
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
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
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音扶不逆不億而卒為小
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宋子曰逆詐是那人不
會詐我先揣摩逆那人
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底意便道那人
必是不信我先覺則分明是見那人已詐已不信○
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
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

○通志氏族略云微生氏
猶令人曰某生也菟苑不
微生故魯武城人沉約註
世家云公西赤林以幣迎
孔子孔子居魯時適有微

則不可也○勉齋黃氏曰未見其事而疑其必欺故
為逆詐未見其事而度其必不實故為億不信然詐
不信雖以事見而可以理知故雖不逆不億而以先
覺為賢者理明故也○雙峰饒氏曰不逆不億待物
之誠也先覺燭理之明也逆億是有心覺是無心○
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
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
不能也○雲峰胡氏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
以義理照之○新安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
覺者真見之昭徹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為姦亦
不隨事而墮於小人之姦
其斯為誠明之君子乎

微生高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
聲

生此之語

○李南黎曰：栖栖，非長傍人之謂，乃言其周流不定之意。

○講述云：栖栖，猶言依東依西，佞謂好口阿人取容也。

○霍渭崖曰：聖人以萬物為一體，作正久速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而常以生物為心，故疾固，佞則枉道，故曰非敢，固則忘世，故曰疾。

○王守泰曰：固者拘拘于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說，而不知變通者也。假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者，而亦為焉，則任世界之平流而已。豈所謂萬物一體者哉？疾固亦泛言非謂也。

論語大全 卷之十四

四十三

微生姓，敵名也。敵，名呼也。夫子而辭甚倨，蓋有

齒德而隱者也。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

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

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

禮，不直則失義理之正。慶源輔氏曰：為佞，以說人者，失之不及，執一而不通

者，失之過。聖人只在中道上行微生之言，雖倨而每

夫子之言，雖恭而決。雙峰饒氏曰：栖栖，如鳥之栖

木而不失，然故方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

○講述曰：驥能千里，豈不有力，然所以為驥者，却不在力而在德。德謂良閑習不驚，不驚易於控御也。

口給，取悅。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為佞，則敵之耿介固執，可想矣。故夫子因而為之，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萬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為固執之太過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

亦奚足尚哉。南軒張氏曰：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而况於君子，豈不以尚德為貴乎。苟

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慶源輔氏曰：才與德皆本於天，然才出於氣，德根於理。二者雖不

論語大全

卷之十四

四十三

可闕。然出於氣者固不若根於理之為粹也。○胡氏曰：驥之任重，致遠非力不可。然有力者不足言必言其調良也。故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為主也。○雙峰饒氏曰：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人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歲寒松柏章，皆如詩六義之比，實以木與馬比。君子非專言木馬也。

或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

少報怨，以德報怨，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

將何以報之乎？朱子曰：且以德報怨，本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怨，譬如人以千金

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

斷然，是行不得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上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

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

○高中玄曰：問以直報怨，何以謂直？曰：知，訖，又，據，爭，之非，道，則，知，直，矣。曰：以直報怨，固，有，報，之，道，焉。依，註，所，云，乃，沒，然，之，理，非，以，為，報，也。彼，有，德，者，既，以，德，報，之，矣。有，怨，者，愛，憎，取，舍，一

於至公而无私矣。其于无德无德者，則又何以處之？如柯為直，然當報則報之，无過則焉，不當報則不報。无廷忿焉，出于心之公，得其理之正斯為直而已矣。○述來多病語，愛憎二語，論之及，不知此須冷小註及林次崖存疑見之，始見二語合書已盡。

○林次崖曰：愛憎取合，這便是當報不當報意。理當愛當取，這便是不當報則愛之取之而不報也。理當憎當舍，這便是當報則憎之舍之而不報也。○此說最善，會語語可塞，述來紛紜之口。

○講述云：以直報怨，怨至公也。依蒙引說，理當受取者，即受取之而不念其怨，理當憎舍者，即憎舍之而不避其嫌，全不于著怨上，是謂至公。有發謂理當受取者，是不當報，便不報。理當憎舍者，是當報，便報之。此說猶是私意。

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

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

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新安陳氏曰：讐，仇也。怨有不讐，

報者不以讐待之也。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

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芳服如造化之簡易

易，並去聲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問以德報

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朱子曰：是亦私意所

為，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

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

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而不

以己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

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

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

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若忠厚者，而

於所德，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

所謂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

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仇，亦將有時而忘

之也。是豈不反為逆人情悖天理之甚哉！曰：君父之

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父而義

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讐，報而

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

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

如庚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輕重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所不為也○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邪則引薦之果不為邪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雙峰饒氏曰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道報則不報是之謂直老氏之說不問道理曲直只是不欲與人結怨而已以德報怨說殺了不若以直報怨之語中間有涵蓄當報而報與不道報而不報皆在其中學者玩味其意觸類而長則可為處事之權衡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扶

此章是夫子言其自修之學也

○微言曰道天是蒼蒼之天天首理而已下學人事上達天理則其理與之相契故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天若作理說不是理無知何語能伸聖人

○王陽明曰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水之栽培灌溉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

○衍明云知我其天句猶云默契耳言我心与天相為默契而又執得而知哉

○蔡虛齋曰下學而上達孔子不是歛退說語小似今人說得闊動下故朱子正解云及已自修循序漸進此都足乎寔意却於後綴云然深味之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

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淡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

朱子曰不怨不尤之已下學人事則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異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也耶及其上達

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冠齋黃氏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取法足以惑人之耳目而以為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如何必捨人事而求之於渺茫哉如是則茫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也。○慶源輔氏曰已與天人只是一理在已者既盡則天人無有不應者聖人與理為一自然無所怨尤。

益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朱子曰聖門自

貢盡曉得聖人多是將這般話與他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但化知得箇頭取惜乎見夫子說便自

○蒙引云幾足以此此指其中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

住了如了欲無言言一以貫之也只如此住只是不曾有默地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他若有所默熟須發露出來不似已也如曾子聞一貫語便曰唯子貢便無這處。○程子曰不怨天

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

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入事

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問

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為下學入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節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說得

○存疑曰：學事類便得事親之道，學從兄便得從兄之道，洒掃應對，而有精義入神之理。此下學上達也。若謂積累多，後脫然有悟，方為上達，則其空理，力行，且有所得者，為何物。

聖人低越有意思，聖人雖生知，亦未嘗不學。如十五志學，每事問，便是學也。○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者。聖門下學而上達，到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是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問下學只是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揀事到面前便與理會。且如讀書，讀第十章便與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亦然。今日撞著這事來，便與理會這事，明白撞著那事，來便與理會那事。萬事只一理，不是揀那大底要理會，其他却不管。○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太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中便要求玄妙，則不可。○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是如何。

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斷合只是下學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各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愚也會達，使不愚下。○孔子當初嘆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在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異，眾人所共，又無奇特，從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爾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問子貢不曾問孔子告。

之必有深意。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
德者。無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自要
當自得。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
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今夫子
却恁地說。時是如何。如子貢之聰明。想見也。大故知
聖人。祖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曰。何為其莫
知子也。子貢也是說他不為不知。夫子所以怪而問
之。夫子便說下面三句。便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處
相似。皆是退後一步說。不怨天。是於天無所逆。不尤
人。是於人無所忤。下學只恁地就平易去。做上達便
是做後自理會得。只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如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看者似乎只是恁地平易。但是人
自不可及。人既不能知。則只有天知者。是道理與天
相契合也。○南軒張氏曰。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
理初不外乎人事。知我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
純乎天理。故其自言如此。○問。何謂下學上達。潛室

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以下學工夫。
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昔儒有一分學
問。則磨得一分障蔽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
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蔽去。心裏便見得二分
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查
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宋氏可傳曰。不怨天。不
尤人。為聖人自道之辭。則可若以此論聖人。則不可。
蓋不怨不尤。不足以言聖人。故也。故充虞又問於孟
子。是孟子嘗以此教人。而亦以此自居矣。中庸又以
歸之素位而行之。君子其所謂君子。蓋通聖賢而言
也。

○公伯察想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吾子固有
惑志於公伯察。吾方猶能肆諸市朝。

○政定公十三年。子路為
○政定公十三年。子路為
○政定公十三年。子路為

○政定公十三年。子路為

肯隨成子路遂去仕衛。嗟夫三桓之無君久矣。子路與其死于衛也。無寧死于三子之仕季氏者。而伯寮想行。是天不欲造魯也。嗟夫其真命也。夫○子服景伯魯六夫子服何也。孟氏之支庶孟獻子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耶伯。耶伯生景伯。

○蔡虛齋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言其心為寮所惑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若果如所云。則子路之得罪於季孫者。將益多矣。不知如何。

○蒙引云。道之將行也。身命也。寮固不能使之廢道也。身命也。則又何責於寮。故曰公伯寮其如命何。○上二句且虛說。不必因謝氏註。○聖人云云者。蓋命以氣言。聖人則以理為主。惟道之安而命由我出。何待決於命。聖人不言命者。皆是此意。命為衆人設也。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

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

寮。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

察。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卻。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

市。賤者在市也。○胡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新安陳氏曰。朝。議諸也。惑志疑心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謝氏曰。雖寮之想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

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

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

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下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問。或以命為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與厚薄之變。唯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為言。以天理釋之。則於一者之分。亦不察矣。○吳氏曰。命指氣而言。陰陽之氣。運行不齊。冷亂

皆有定數。如命令然。魯伯欲肆察者。義之激也。夫子歸之於命者。分之安也。疑季氏有惑。志子路遂同。子羔仕衛。齊氏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位。而孔子以公伯察之愬為關於吾道之行止。何也。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為政於魯。大率欲裁其僭而勇於承命。以出臧申墮。邱費者。子路也。公伯察愬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為吾道興廢計。然子服景伯欲肆察於市朝。而孔子以為察如命。何益以吾道行與不行。繫於天之祐與不祐。而不繫於察之愬與不愬也。景伯尤諸人。而孔子委之天。孟氏於臧舍之沮。魯侯亦歸之天焉。慶源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唯其義而已。更不問命之如何。今此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察耳。新安陳氏曰。天將使道之行。察不能使之廢。使察之愬。得行。是天未欲道之行耳。聖人不怨天。又何尤於察哉。

○李南察曰。賢者值時之

悲。隱其身足矣。而於隱之中。有不果隱者。則有所謂避焉。隱其所遇。而為避之大小。益以見其心。志天下之心也。故有環視一世。皆無足在。則不得已。而遠避以待時矣。又有周流列國。庶幾一遇。必其地之危亂。然後避。而之他。蓋此避之次也。又有於危亂之國。而亦委曲投命。必待禮教衰。然後避。而之他者。此避

○宋氏公遷曰。孔子兩言其如予。何。一言其如命。何。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予。何是天之命在我。在天者不可必在。在我者。可必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辟紂而居東。北海之濱。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去聲。邦。如百里奚。去虞之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如衛靈公。顧蜚雁。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蒙引云。三箇次字。只就世地色言。上說來。然與子程子說似不合。然大意却不背。細看當見得。

論語

卷之十四

五十一

之又次也。又有君之禮貌雖表而猶勉強維持必待言庸行然後居避而之他者此避之又次也。避世之避擇時而仕也。避地之避擇地而仕也。避色避言之避擇君而仕也。皆非泉於不在也。故皆謂之賢者。其去逸民則有間矣。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

如衛靈問陳而孔子遂行。

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問四者固非優劣。

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耶。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厚齋馮氏曰：梁溺謂子路豈若從辟世之士。夫子為之撫然至是乃賢辟世則道不行而無仕志也。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淡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雲峰胡氏曰：天下為大邦國為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

張子謂作者乃伏羲神農黃帝禹舜禹湯作者之謂聖漢儒包氏以此章合上章看謂作為也。豈為之者凡七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荷蕢封人楚狂接輿王氏又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看來俱未有處。是豈不鑿。味其語意。總之是有天地間賢人愁之傷。

○鄭女曰。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蕢長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狂接輿。避言者。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莫中江曰。作乃見發。而作隱然。天地間賢人隱之感慨也。古字當活看。猶云十分中去七分也。

○石門。齊地。春秋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縣西二十五里。山下有石門。東西相向。可通行。人相傳為子路宿處。○講述云。奚自。或云從何。

辟言。辟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為有優劣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

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斲矣。慶源輔氏曰：凡書所載有當淡索者。不淡

索之則失之。思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斲所謂當淡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石門地名。晨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

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此章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

人而來或云從何處而來
自孔氏或云自其家來或
云從其人來俱通

○姚承菴曰夫子亦知其
不可知其不可而為之全
是悲天憫人之意晨門素
知夫子心事故一問及便
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
意味者少二字當不是訛
諷若說孔氏正是人之謂
之意思晨門掌晨啓門亦
出而隱於下位與儀封人
之官同其識見亦封人之
亞所以子路不吉言亦不
以告夫子

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
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
為之時也問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對君言之堯
所以處丹朱而禪舜所以處父母弟之
間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入臣言之伊尹所以處
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采
子曰然○南軒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
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
知世之不可為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玩
其辭意緩而不迫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歟○勉
齋黃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
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取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
身則是亦賢也也○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
不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

○高士傳荷蕢者衛人也避世不仕自匿姓名故荷草器以自食其力也

○磬以玉或石為之考工記磬氏為磬其形侷侷如人折腰之狀故俯躬為之磬折也

○今人云磬以止樂夫子之心欲止亂用以為民磬屬用夫子心乎為民查註疏大小註諸書都無此說
語恐夫子意亦未必如此
瑣瑣世作文亦可莊點

○蒙子曰蕢草器也今草
包之類說謂之蕢便是可
用以盛物者且与子車子我
知其不為蕢也相協蓋蕢
似蕢也

○講述云有心哉擊磬乎
只一句讀言有心於世哉
斯人之擊磬乎蒙引存疑
俱兩句讀言斯人有有心於
世哉看世擊磬便見語氣
似蕢也

○詩衛風飽有苦葉篇首
章不飽有苦葉澆有深涉
深則厲淺則揭○傳曰此

時其道無
所不可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荷夫

磬樂器荷擔也按韻書負荷之荷在
上聲下可反又去聲蕢草器也此荷

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

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問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
之心不忘天下采子曰他

那人煞高如苦人於
琴聲中知有殺心耳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

刺活亂之詩言勉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深而後可渡以此男女之祭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爾雅云由膝以下為揭由膝以上為帶由帶以上為厲

○鄭申甫曰果哉一句言果若下所云哉亦何難之有直指前面辭哉所言

○姚承菴曰夫子說果哉未之難矣不是嘆荷蕢之果只明自家心事若云要如此果於忘世亦何難之有只是天下忘不得吾身亦欲為世用云耳詳觀未子与沮溺又人微生等言皆只明自家心事並不會刺人○莫也知而不為果正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處看此等語等處門於荷蕢耶

○參引云禮天下猶一家業中國之外說中國猶一人說較近些一人又切於一家業

則揭揭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首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未之難矣

果哉嘆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嘆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去聲若但如此則

亦無所難矣

慶源輔氏曰果於忘世決去不反者能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有出有處便如天地有陰有陽荷蕢之徒見得一邊遺了一邊所以只知獨善而果於忘世矣○新安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蕢初聞其聲聲而知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淺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能淺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心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禮記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主也繼世即祚而蒸其于喪宜此之時

○禮記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禮記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殷衰而復與禮廢而復起

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

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蔡虛齋曰考之書只說

命上篇云王宅憂諒陰三

祀既免其惟弗言此便

是書云云了不必要有成

語朱子不解書何為者以

其無於文也○諒陰若依

孔氏胡氏邢氏則諒為信

陰為黑而於不言一字為

重復矣當依覺軒蔡氏說

○大註云諒陰太子居喪

之名此与覺軒註不同蓋

未定之見

○李南黎曰諒陰當作梁

間太子居喪之次也古者

諸侯大夫士禮喪居倚廬

謂於市門之外東牆下倚

不為房太夫士不障諸侯加

圍障則間矣天子又加梁

楹故又謂之梁間由書諒

不言謂不言及政事也

○周禮天官冢宰首六官

帥其屬而掌邦治在王

均邦國者也冢大也中

頂曰冢裁制曰宰冢宰

我在制

國之用是以聽之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太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陰之說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

信謂信在家室胡氏釋之曰信前默而不言也一家

皆用祀訓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諒間言

居倚廬太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覺軒蔡氏曰喪

服四制諒間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楹謂之梁間諒

如鵠鵠之鵠間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前屏杜楹

鄭氏謂杜楹所謂梁間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

喪於梁間也據諒陰之義先人得於先師晚年而命

者如

此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冢宰總已以聽於冢

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太

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

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

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

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

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久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

邪雙峰饒氏曰使廟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姦則

心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聽亦何益哉

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新安陳

○一說牛春宇曰上好禮則民易使非使民趙事赴工也言之使民不過使之為善然以法令驅之者則無所感發而使之為善也唯以禮教率之者則有所持循而使之為善也易故曰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不

○社友黃金錄曰只一修已以敬而安入安百姓完完全全在此中蓋此心時時提醒則未發即中已發即和何所施而不當何所得而不可奈子路不達故須發之耳更無二項工夫安入安百姓並不重只重修已上若云修己之外也宜輕輕遮過我這裡只是一個敬對省人便安對者天

言言大全 卷之九

氏曰居喪而家宰攝政則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曰禮達而分

於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問禮何以使之達雙峰饒氏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雲峰胡氏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厚齋馮氏曰聖人言使民自上好禮自小人學道使之以知上下之分而樂於從命不以勢力強之也

子路問君子曰修己以敬

下天下便安我這裡只處處是敬耳中庸言為德而天下平孟子言修其身而天下平俱是此義○自虎通曰姓所以有百何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配其族人含五常而生尊有五音官商角徵羽轉而相應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與也

以安人自如斯而已乎

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洽夫聲下同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

○衍明言病是病已不修无以安百姓非病百姓之未安據見其重在修已上安入安百姓並不重

所以為聖人矣。陳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而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問：修己以敬，曰：敬者非但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修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理或問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畧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修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

○存疑：上下一於恭敬。上指君上，指臣民。上能修己以敬，則下而臣民皆感之而恭敬。而上下一於恭敬矣。上下一於恭敬，尚在安百姓天下平上。

有小大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勉齋黃氏曰：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功效之遠，則指夫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修己以安人，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修己以安百姓，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修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之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

○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記禮運：四靈以爲畜，註：不謂之四靈。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

○陳師曰：六畜人家所養

謂之四靈。

養而食本非可以養養致
養今皆為聖世而出如勸
自然皆聖人道化所感耳
飲食有由者由用也清即
靈為鳥獸魚鼈之長長至
則其屬皆至有可用之以
供庖廚者矣

○蒙引云聰明睿哲皆由
是出以此事天皇帝是字
此字皆指體信達順休信
達順即敬也

出以此事天饗帝

朱子曰上下於恭敬這却是上
之人有以感發而興起之信是實
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言能恭
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哲皆由此出者言能恭敬
自然心便開明○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
而少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二毫
之偽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哲皆由是
出是自誠而明意思○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聰
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
○問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四靈畢
至如此則敬之功用又不止於安百姓矣雙峰饒氏
曰天地位萬物育與安百姓也只是一事初無大小
若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何由而安○新安陳氏
曰天子為見乎路勇躁輕視修己以敬之言故推極
其功以抑之程子此條亦推贊恭敬之極功以發明
夫子之意云○東陽許氏曰聖人言修己以安百姓

而程子乃言上下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
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
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
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極極而言以見敬之
功用無窮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敬字是舉其統體
而言亦曰專言之者得熙敬止是聖學之極功恭已
篤恭是致治之極功修己以敬則徹上徹下之道也
又曰恭已以正南面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
皆以敬之功用言恭已篤恭是臨民氣象恭而安是
一身氣象恭敬之心是本心著見者餘則因其著見
而充積之者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

○人物考云原壤周文王
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孔子
之故人也
○列人曰原壤母卒夫子
助之石槨壞登也治之梓

木而言。又對我之不託於音也。言詠歌之音也。如雞首之斑。言木文之華也。卷手拳同。但執女手之拳。言沐樽之滑膩也。

○講述看以杖叩。則壞當是孔子後輩。乃責以老而不死者。是責其將來之意。言幼既下。遂長又無遂。則當速死。若到老不死。是賊而已。或謂此章責老者。不適。下章責幼者。不遜。故相次記之。未必然。

○蹲踞。獸直前足坐也。

○正義。牙說文云。踞。蹲也。蹲。卽坐也。禮揖人必避其位。今原壤坐。待孔子。故孔子責之。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樽。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雞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蓋而過之。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踞踞。音存也。雙峰

饒氏曰。蹲踞。鳴鳥好蹲。故謂之。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踞。又或謂之。鳴夷。卽蹲也。

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按韻書。形定反。集註。足骨也。孔子既

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陳

子

曰。胡氏以爲。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爲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奚何舍其重。而責其輕邪。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爲故人。蓋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鄭氏舜舉曰。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過。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新安陳氏曰。幼壯孝弟者。蓋好禮。則久生。可以儀風俗。故敬其爲壽。幼壯無稱。老徒傲惰。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名其爲賊。壤良可戒哉。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

○披孔。斑與叔仲會。必末子。五十歲天子。每孺子之。二子。迭侍左右。執筆記事。所謂童子者。疑卽斯人。

○次崖曰此章說者以次於原壤之後蓋原壤童子雖老必不同均為不遜弟聖人則以杖扣其脛則使之將命皆所以抑而教之也○欲速成者無自卑之心有躐等之心不止童子之位欲進於成人之列也

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記檀弓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執燭又王制父之齒隨行

子曰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新安陳氏曰居位是不循隨行之禮

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平聲

役觀長上聲去聲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

非寵而異之也南軒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

之心焉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勉齋黃氏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爲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義也○愛源輔氏曰求益則侵長而不知欲速則極進而無序聖門之教雖以敏行爲先而又以躐等爲戒○雲峰胡氏曰原壤老而爲賊是從功不遜弟來今童子得以馴揉其氣而閉習於禮則庶可以免於原壤之弊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終

